

年

卷

期

3

5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 小 說 世 界

第 五 期

第 三 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青年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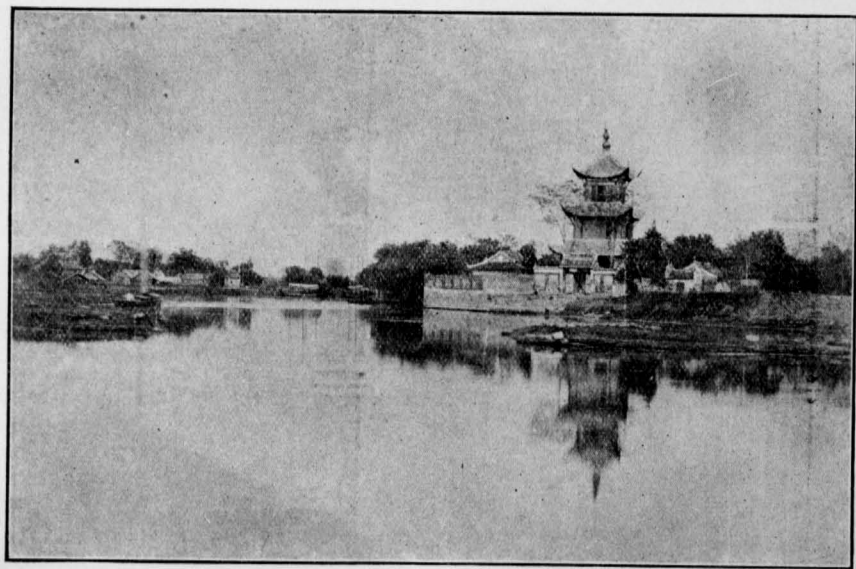
男女青年之幸福。一在教育。一在婚嫁。凡有志受國內外高等教育。結社會上美滿之姻緣者。必須預籌數年之教育費。相當之婚嫁資。本會長期儲金。期限不過十年。有四行擔保本息。又有紅利分派會員。以複利計算。滿期後約可一變為三。現時籌儲一百元。十年期滿。即可得三百元左右。實男女青年造將來幸福最穩妥之機關。最節省之方法也。



中南鹽業銀行儲蓄會  
 總會所 上海漢口路三號  
 金城 代理所 各地四銀行  
 大陸



寄即索函章詳



贈 君 桐 寄 戴

景 風 閣 昌 文 肥 合

離情賦  
口難絃月  
下琵琶  
江上帆遠  
客天涯  
還送客  
聞聲爭  
不濕青衫



江 上 琵 琶



花 下 小 息



(尺十五高)

像神石巨之脈希



(央中之圖在王國麥丹)

王國之高最量身界世



#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卷 第 五 期 目 錄

銀幕上的藝術

編者與讀者

鸚鵡樓頭

琴菴漫載

我的

詩人

慈母之心

妖髯縵首記

暗示

殘酷

難易(諷刺畫)

一個十九世紀式的教員

家

歧路上的華

救火鐘

變了麼

西方釋夢錄

野人記

球

擇妻相法

寂寞的一座建築物

情敵

隱語攷

飛眼鴉飛記

◀本小一學文衆民贈附期本▶

封面題名  
「市上歸  
來」為法  
國 Cons-  
tant To-  
yon 的傑  
作原畫現  
藏在 Gila-  
Snow 美術  
陳列所中。

單色插圖二張

編者 西神

達觀 歐東谷

靜軒

茗狂

林琴南

葉勁風

無我女士

國賢女士

林憲章

梁杏如女士

錢起八

顧明道

夢熊

蔣木春

胡憲生

張枕綠

鳴九

小謝

章梅魂

天游



# 罕有的特價機會

【原價】一元五角

袖珍英漢辭林

【特色】單字及成語共十餘萬譯義簡明正確

【特色】

漢

訂原價

英

辭二元

正

典

(一)通用漢字無不列入  
(二)每一漢字旁有注音字母  
(三)每一英譯後有英文例句并加漢譯

【附註】此係張在新所編漢英字典之最近訂正本甫於上月脫稿

【原價】一元五角

英漢辭林  
英文成語辭典

【特色】搜羅豐富例句明顯

外來成語亦博採詳註

三種合售特價三元

陽曆七月五日 起八月三十一日止 (特價期)

凡是研究英語的人必須備三種辭典就是 (一)英漢字典 (二)漢英字典 (三)英漢成語辭典這三種辭典無論缺少那一種參考時候就要感覺不便的但是三種都要備齊費錢却也不少而且三種書做成一組其分量程度也須相當纔好本館新舊出版的英漢漢英成語等辭典不下二十餘種現就其中 選出上列三種 分量程度大致相等恰合中學生及普通研究英語者的需要 發售特價 以便學者這三種辭典 原價合計五元 現在合成一組祇售三元 但拆售仍照原價費銀三元 可得完全無缺的一套研究英語的工具 罕有機會幸勿錯過！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 編者與讀者

## 編輯瑣話



我們已收下的稿件很多。投稿諸君常來函催問。爲什麼不登載出來。我們不得不在這裏先告一個罪。我們不登並非是不肯登。我們登一篇稿件。要費很多心思。長短要合宜。材料要均勻。先後也要分配。性質也要能調合適宜。纔能登上。還有一層我們就是隨意登載。每次的篇幅也有限制。無論如何。總不能不積壓其他的稿件。所以望諸君見諒。

我們每次收到讀者諸君的來函。第一句總是說。「貴刊編得精美極了。」但是我們却沒有一天覺得滿意。時時都在這裏計劃。「怎麼增加這份雜誌的精美。」現在又有

幾種計劃正在進行。不過編者有一種古怪脾氣。凡事總不肯預先聲明。故此只得請諸君「等着瞧罷。」

本社往來的信札極多。其中有許多與編者聯絡感情的函件。有的立刻答覆了。有時事忙。就耽擱下來。忘了。或夾在稿件中去了。以至遲遲未覆。請諸君子千萬不要見怪。編者對於諸君。無不存着十二分的友誼。決不敢托大。因恐誤會。所以在這裏鄭重聲明一句。

我們特製的插圖。不知讀者諸君以爲如何。我們可說費了十足的氣力。覺得很美。並且什麼雜誌裏面。總是很少見的。照世界各國的審美眼光。都說這種印製美極了。不過雜誌界中。因其麻煩過甚。不肯實行。我們現在實行了。不知能得着諸君的歡迎否。倘使如同俗語說。「頂着石

「唱戲。喫力不討好。」那可真精極了呢。

## 交 換



北京的灰塵很大，所以我每次出門都要穿兩雙襪子。這天我預備到我姑母家去，剛剛在穿襪子，忽然聽見叫送信，偏生奶媽們都沒在前面，我自己連忙去接，滿擬是小說世界寄到了。剛剛飛跑到門前，只見姑母同表弟下車進來了。她老人家一看見我，大笑道：「小姐您怎麼就穿上鴛鴦襪了。」我這時真是急得要哭，受了姑母的取笑，又沒有得着小說世界，垂頭喪氣回到屋裏，隨手翻出了一本書來看，那個哈哈鏡又把我引笑了。

碎玉

人人都說看小說可當消遣。動不動總是說「小說是茶餘酒後的消遣品」。我看這句話有些傷心病狂。怎麼說呢。這如今的好小說。並不像以前的那種誨淫導盜的東西。雖說也有幾部不成才的東西。我說那仍是十五世紀的陳人做的。至於目前的一些高尚作品。那一篇不含着

大道理。那一篇沒有解釋人生問題的價值。我在教堂中還聽見一位牧師。用小說世界的一篇「仁術」做譬語。闡明宗教的道理。我們要說這一類的創作。是消遣品。豈不喪心病狂麼。

薄陽劉惠蘭

我是一個讀者。自然也有份權利。寫一段交換的話。這段話是我的罪言。可是不得不說。我向來反對新式標點。無論他的小說做得多好。我一見了是新式符號。我就趕快翻過去。正眼也不去瞧他。從小說世界出版。直到二卷末期。都是如此。後來聽見幾個學友。聚在一堆。談小說世界的編者。說他一定是一個曾經離婚的人。不然怎麼有許多傷心的話。放在「家庭之一幕」中。無論誰讀了。也要洒一滴同情淚。我聽了很希奇。（因從來沒讀過他的作品。）趕緊去翻出那一篇來看。禁不住接連又從第一卷一期翻起。專讀他的作品。我心裏受了很大的打擊。無一篇不叫我傷心。無一字不熱烘烘的在我心裏轉着。我只得把我的錯誤說出來。免得自疚。

長沙翠蓮



## 別有世界

葉大先生呀！自從你出版了『小說世界』把青年的性命不知鉤去了多少；我也是爲你所鉤之一。一天到晚，總不能離開了她；如同新婚度蜜月差不多。若是離開了一天，就要害病似的！

主筆先生，你的魔力真大啊。怎麼隨隨便便的把個「自由戀愛」提高起來了呢？我們一班青年，見了你的作品，就如同大海裏的船，失了舵一樣，不問是非，只顧向前猛進。那曉得，受你的益固不少，然而受你的害，可終身不能解脫。現在我因爲看了你的雜誌，所有頑固的性情，都與你同化，舊思想一概代謝完了，可憐我自爲你所騙，竟

做了一個「戀愛場上」失敗的人！我想你既是提倡者，必定有惻隱的心，不肯就看着我們墮落。但是我失敗墮落的根源，你是不曉得的，讓我來一一的詳細哭訴你聽，我在這兩年中，認識了一位 S F 女士，兩下發生了真正純潔的戀愛。而且 S F 極表同意。忽然到了今年春天，S F 對我講道，我洩漏這種風聲，好像有反對的聲浪：第一層，我的 author 是個守舊的人，恐怕不能成全我們的愛情。第二層，在這個專制範圍裏，要保全純潔二字，且時候是不能耽延了，再耽延就要成悲觀了，我希望你趕快點，想個法子，不要冤了這「戀愛」二個字才好，主筆先生呀！戀愛兩個字，豈是容易說的嗎？現在說了這兩個字，弄得連兄弟們都分了家了，可憐處在這萬惡的罪孽中，不得超生，做了冤鬼！望主筆上帝，想個法子，解脫了冤孽，早早升入天堂；把舊制範圍這樣東西，放到東洋大海裏，洗個乾乾淨淨，使我們都得着圓滿的結果，免得冤沉海底，希望賜我一個福音，祝你文安！

夢仙一二·七·十二

夢仙王先生：

收到你的信，

使我喫一驚，

仔細讀了一遍，

不禁挑起了我的詩興。

戀愛的問題如何重大呀，

可是專制的餘毒也不小呢？

你叫我替你解決，

可惜我不是上帝。

先生既是有戀愛的精神，

更應當有奮鬥的精神。

戀愛不自由，

不如不生！

可是我的意思，

不是勸你去拼命，

好好的七尺身軀，

爲什麼不努力競爭？

只要宗旨抱得定，

鐵柱也要磨成針！

不達到目的，

破釜沉舟也要進行！

區區幾節小詩，

寫不盡我的熱誠。

祝你們幸福無量！

祝你們佳耦天成！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售

趙元任博士編製的

國語留聲機片

特 價 展 期

本館所出國語留聲機片發售  
正確編制精當承各界爭先購  
置第一批製片早已售完特價  
亦已滿期惟因第二批新貨尙  
在美國趕製不日即可運滬爰  
將特價期限展至第二批  
新貨到滬之日爲止藉酬  
歡迎諸君之盛意現時訂購仍  
照特價收款先給憑單一俟新  
貨運到特價卽行截止屆時當  
登報通告憑單取片有志研究  
國語者請勿失此機會

全份八片

十六面

定價三十

二元

特 價

二十元

機器大者

三十元

小者二十

四元

課本隨片

附送





## 鸚鵡樓頭

西神

萬花深處。紅樓一角。碧桃海棠玉蘭繡球之屬。羅列庭階。若王謝佳子弟。烏衣成隊。拱立肅客。櫻花數十株。澹粉輕烟。低髮鞦袖。綠色者尤殊絕。托根三島。移植神州。秀色飽餐。如置身上野公園中。別有朱欄低亞。鼠姑著蓓蕾如胡桃大。焚尾殿春。荼蘼綻雪。錦織七裏。雲栽五色。曲檻方塘。引人入勝。斜橫略約。雁齒舒紅。橋畔矮檜一樹。平鋪水面。長虹臥波。彷彿天成。倘有凌波仙子。大可婀娜微步。不慮羅襪塵生也。云亦製自扶桑藝師。僅此一株。費至一千數百金。鉅觀哉。池中鴛鴦瀾瀾之屬。飛潛動伏。嘯侶命儔。此

中自成一魚樂園。不須更作濠濮間游。過橋折而東。平蕪一道。綠滿裙腰。園丁甃文石爲通衢。修蛇曲折。拂柳分花。直造紅樓之下。樓前紫藤一架。花時萬千瓔珞。堆上華鬢。春風微動。紫雪紛紛。積衣袖都滿。拂袂天花。難消春恨。似爲樓中人寫其無聊身世。有此園林。有此第宅。樓中人之家世。不必更煩絳幘雞人。代爲臚唱。讀者固知其爲大家閨秀矣。而樓中人之厄運。亦卽種於此大家閨秀四字。如水華年。似花美眷。一一受舊禮教所束縛。脂粉叢中。竟成地獄。綺羅隊裏。不少愁城。處二十世紀之新時代。而偏有



十五世紀之舊家庭。演其慘酷無理之人生觀。於新思潮中自暴其短。愈以大家二字高自標許。愈多匪夷所思之秘密黑幕。無論博物院裏。陳列室內。演劇場上。寫實小說派中。咸欲占其一席之地。遠山眉樣。太不入時。寧非咄咄怪事。雖然。若此文所述之樓中人者。猶得借紅絲小硯。玉版吟箋。奮然自鳴其不平。大千衆生。類此樓中人者何限。類此樓中人而冤成不白。無可告愬者又何限。嘗見西史作愛神畫像。童年玉雪。而雙翼生肩。彎弓待發。作天上飛將軍想。若此樓中人者。恨無司愛之神。舒其猿臂。俾誤鑄鴛鴦牒者。一一盡盲其目也。嗚呼舊禮教。嗚呼不自由之婚姻。

每當春花怒放。露初燈上。星晚琴橫之時。吾所述之樓中人。必自其唾絨窗下。舉帷而出。斜倚雕闌。凝眸遙望。時復折樓畔楊柳枝。俯擲荷池中。池中鴛鴦。正羣集太湖石畔。圓其好夢。驟受虛驚。乃不禁拍拍而飛。時則海紅簾底。一架鸚哥。方自銀罌中啄其香粒。聞池禽戢翼。則昂首遙眺。

轟地呼曰。綠衣人來矣。此綠衣人三字。亦至平常。而樓中人聞之。若有萬鈞吸力。立即回噴作喜。故以纖指扶鸚哥之背曰。雪衣娘又饒舌矣。斯語甫發。而樓下卍字闌旁。一衣綠之少年。英姿颯爽。軒然而至。仰視樓上笑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我自來遲。又累紅鴛一度受驚。罪過罪過。樓中人報以淺笑。旋聞革履碎步聲。則樓中人與少年續其綠窗清課矣。少年袖出西書一冊曰。今日讀鮑爾文(Baldwin)讀本第幾頁。第幾課。昨述一慘綠少年偕其情侶同步海濱。海波深處。水蘂作花。亭亭玉立。情侶見之而悅。歎曰。安得折取一枝。作襟袖間新妝乎。此慘綠少年爲媚其情侶故。泗水而往。折花欲返。海若無情。忽來巨浪。竟捲少年入於海底。少年垂斃。猶高擎其手中之花。遙呼危坐磯頭之情侶曰。毋忘儂。情侶聆此訣別之語。酸心刺骨。奮身一躍。竟與此少年同殉。迄今海中花影。豔發雙枝。並蒂同心。搖風映日。見者輒曰。此慘綠少年與其情侶精魂之所化也。冤禽填海。精衛移山。氣類相感。誠動金石。足

與紫荆一樹。化及兄弟。同稱佳話。因卽以毋忘儂三字名之。情天影事。可云獨擅勝場。吾國亦罕有其匹也。樓中人曰。安得便云無匹。儂嘗讀孔雀東南飛詩。焦仲卿與其妻合葬後。墓上生連理之樹。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上蔽雲日。下蔭鴛鴦。親毋忘儂本事。且突過之。惟焦仲卿事。含有婚姻問題在內。婚姻不自由者。結果便至如此。儂每讀此詩。儂心輒聯想至自己婚姻問題。苟儂之家長。亦如焦仲卿之母者。儂且奈何。言未畢。綠衣人慘然變色。相對默默。不能再覓一語。續其未竟之緒。忽小婢至書室中。報道太夫人晚餐已具。候小姐同食。苟夜課畢者。請先生早寧家也。綠衣人聞此逐客令。立攜書鞬躬而別。讀者讀此一席話。當可猜想綠衣人與樓中人之關係。雖僅係問字之師。而年華相若。才色相慕。性情相合。一爲青袍草妒之少年。一爲紅葉自媒之淑女。針芥之投。自然沉淪。一氣雙烟。於其言語中。已十得八九。而所謂太夫人者。則必須著書者代述其履歷。太夫人固長白世家。天潢貴冑。在遜清未造時。

與某福晉爲中表女兄弟。樓中人之父。因得仗裙帶餘春。以觀察使起家。柏臺竹閣。陳臬開籬。甫權疆寄。未及真除。而國步已改。黃冠野服。遺老自居。黃標紫標。大可自娛晚景。願春去難留。遽就奄忽。一切家政。遂均操於太夫人一人之手。讀者亦知覺羅氏家法之鄭重乎。鄭重太過。毋寧謂之冷酷。長幼之序。嚴若鴻溝。分屬幼卑。晨起必朝於家長臥榻。長跪不起。命之立始立。命之坐始坐。尤有尊男輕女之積習。此相沿不改之宗法社會。柢固根深。莫能自拔。樓中人不幸於鴻濛一氣中。搏形爲女者相。復不幸而降生於八族家族之中。安能獨外此成例。太夫人濡染家學。他匪所長。獨嚴家政。惟不於精神上求其整飭。而斷斷於形式之觀瞻。伊之理想。家庭之中。惟我獨尊。人有一天。吾家則自有二天也。願尤好奢侈。一擲百萬。曾不少吝。謂門第如吾家。安能惜此淺淺者。樓中人爲其掌上明珠。曙後孤星。別無所出。而一切束縛自由。延師課讀。蓋幾經請求而得之。又以形迹之間。不無疑忌。急急爲樓中人論婚貴

族未幾而婚約成矣。新郎人品如何。才地如何。樓中人絕無過問之權。但知其爲執紼子弟。家世相等。如秦晉之兩大而已。問名甫定。百兩旋迎。太夫人預備妝奩。乃昕夕忙碌。終日無片刻暇。事必躬親。器必特製。金銀飾具。選滬上名工爲之。鑽石則購自海舶肆中。明珠十斛。顆顆晶圓。漆器則至八閩訪購。光澤可鑑。類多所謂脫胎者。案頭清供。小不盈握。而價值兼金。几案則先倩名畫家續工。筆人物花卉。藻采紛披。衣褶古雅。非龍眠涵乳。卽徐崇嗣沒骨花法也。脂盞粉盃。茶具茗壺。先期至西江景德鎮名窯中定製。奇窯粉定。花樣新翻。間有不愜意者。則如馬湘蘭理妝時。手擲玉釵。徐願語侍兒曰。久不聞碎玉聲矣。堆案瓊瑤。撲地粉碎。無稍吝惜意。又與昔賢墮甌不顧。差相彷彿。器成復毀。毀後復製。其審定爲妝閣中上品者。蓋已幾經滄海桑田之感。綺羅網緞。一一稱是。製必蘇杭名機。尤必自出心裁。令工仿織。十色五光。照眼生輝。使鴉鵲橋邊之天孫見之。亦當自歎勿如。爲罷流黃五夜織也。奇廬中陳設。

門角鉤心。珠簾低捲。斐几謹嚴。紫檀刻鏤。細逾鬼工。自妝閣以至廳事。器分二襲。一爲中式。一爲西式。中式取其典重。如夏鼎商彝。自然入古。西式取其玲瓏宛轉。便於起居。匿具物已就緒。更覓侍婢四人爲媵。秋菊春蘭。各臻其妙。每人給木器一房。均以紅木爲之。吉日兮辰良。婿家盛設。鹵衛。踵門行親迎禮。摩托之車。七寶之箱。駿馬如雲。僕從如雨。居間介紹者。猶襲媒妁舊稱。簪花曳綵。肅立庭庑間。默爲部署。糾儀者。儼相者。各執一事。若襄大典。來賓盈門。珊瑚翠領。僮僕致賀。東廂數老人。掀髯微歎。謂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儀也。吉時既屆。鼓樂喧天。樓中人珠翠絡首。頭泮泮若恐勿勝。婢媪咸屬。或左之。或右之。若冕若旒。聰明盡塞。耳不聞何聲。目不見何物。婢媪附耳曰。東則東之。曰西。則西之。起立拜跪。恪恭如儀。任諸人捧盥而去。心旌搖搖。不知演何活劇。遇何魔祟。宵深席散。媵婢啓請卸妝。時則鞦韆已息。沈沈繡閣中。夜氣瀰漫。頓現怪景。樓中人始啓其翳水雙眸。四闕室中。則見窗西置一湘妃榻。一瘦瘠

如鬼之少年。方就榻飽吸阿芙蓉膏。一俊僕爲進烟具。少年年事可二十許。而中烟霞癖過甚。面籠青色。若有碧紗深罩。且吸且咳。微嗽而喘。徐吁其氣曰。今日憊矣。樓中人至此。乃如置身墟墓中。少年卽地下游魂。自譖以何因緣。遽至於此。則粉淚啼紅。盈盈界面。顧又不敢縱聲泣。卽勉抑悲懷。聽腰婢爲下九華之帳。短夢深宵。鴛衾盡溼。朝來對鏡。頓覺春瘦三分。晨妝甫竟。謁翁拜姑。禮法於新婦更嚴。跬步間輒若有人監伺。新婚中一月。他人輒美其名曰。蜜樓中人則視同黃檗。且覺藥味猶較甘也。彌月寧家。縱母懷中。放聲一慟。將胸中積滯。盡量傾吐。嬌語太夫人曰。毋誤我矣。不意薄言往愬。頓觸太夫人雷霆之怒。謂爾不知足耶。婿家富有黃白物。視吾家且勝十倍。食饜肥甘。衣畫錦繡。金穴銅山。儘爾享用。人苦不自足。更欲何所望耶。樓中人噤不敢置辯。唯唯而已。朝母而退。猶開東閣。牀坐綠陰。雲鬢理窗。花黃貼鏡。重過疊時。綠衣人授課處。落花如夢啼鳥含愁。視階前一片綠莓苔。階歷歷留兩人杖屐

痕。而日暮碧雲。佳人不至。抽架上西書一冊讀之。至記母忘儂花一節。前塵影事。湧上心頭。不意當日婚姻不自由。一夕談。遂成語讖。俯首弄帶。竭力鎮抑悲懷。而淚珠乃不聽約束。并力奪眶而出。不期衣襟爲溼。正於此時。架上雪衣娘復囀其如簧妙舌。呼曰綠衣人來矣。淚醴花濃。人亡物在。亦不知是夢是幻。萬感填胸。免起鶻落。竟慟倒於曲欄深處。未幾又續其家庭狂陞生活。甜蜜光陰。犧牲殆盡。不數月。新郎一病纏綿。藥爐烟瘦。病榻禪枯。雖在華年。精血盡耗。催命有符。返魂無術。樓中人作新嫁娘未及一周。已鬻焉稱未亡人。玉環金縷。疊損春箱。徒勞慈母手中線。曾未及對鏡一御也。小膽空房。落殘紅淚。翁姑不諒。日以守節相聒。行止坐臥。防護維謹。家中人來。亦傳述太夫人意。謂溫飽無憂。不可墮兩家聲譽。樓中人含淚遜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我豈不知。顧所貴乎貞操者。必先有純一之情。而後貞操有所附麗。若情旣不屬。則貞於何有。更進言之。貞操惟心。不在形迹。怪格其手足。盜賊其恃遇。斷

獨。坐。滿。歲。月。以。此。言。貞。直。人。道。主。觀。之。靈。賦。耳。若。傳。者。此。心。湛。然。如。空。山。老。衲。不。染。烟。火。如。世。外。閒。人。永。謝。車。騎。自。下。嫁。日。始。卽。以。此。身。還。諸。太。虛。過。眼。煙。雲。太。空。不。滓。本。無。所。謂。情。亦。何。所。謂。貞。本。未。嘗。不。貞。更。何。以。用。吾。情。虛。空。粉。碎。來。去。了。然。繡。床。經。卷。送。我。餘。生。茹。藥。飲。冰。自。安。義。命。此。心。如。死。灰。槁。木。久。矣。多。謝。老。年。人。相。知。不。忠。厚。毋。徒。以。不。入。耳。之。言。絮。聒。爲。也。從。此。兩。家。咸。竊。私。議。一。以。貞。

女。自。矜。一。以。節。婦。相。誇。而。薄。花。秋。月。永。息。清。遊。福。福。靈。值。長。宣。佛。號。紅。淚。影。中。樓。中。人。亦。非。復。當。年。豐。容。盛。鬢。矣。一。日。距。樓。中。人。坐。綠。陰。深。處。讀。母。忘。儂。花。本。事。適。當。歲。星。兩。周。落。花。點。點。撲。上。雕。闌。樓。中。人。對。之。似。司。情。愛。者。倒。挽。銀。河。灑。遍。大。千。情。淚。也。禪。心。似。水。頓。起。微。瀾。忽。聞。架。上。鸚。鵡。仍。續。其。當。年。綺。語。曰。綠。衣。人。來。矣。樓。中。人。聞。之。一。慟。欲。絕。似。彼。墮。身。五。濁。世。界。中。生。平。知。己。惟。有。此。雪。衣。娘。也。

## 琴庵漫載

歐東谷

蠡見某雜誌中載有十二世紀時某德女寄書情人中附短詩一章云君身屬妾今妾身屬君

此情拳拳兮不復具陳妾扁君兮入心肝失金鑰兮啓良難君將永處此中兮自安雖寥寥數語

而親切懇摯一住情深爲古來詩人所未道過非真能了解純潔愛情中之三昧者不能有此亦

爲足語此



# 我的

建觀

馨兒握拳，瞪着眼，站在門前陪浴下，他的那玫瑰般紅的小頭頰兒，鼓漲起來，恰似吹得緊綳綳的小汽球，嘴裏還氣憤憤的咕噥道：

——我的……她是我的……

她是誰？馨兒不會說出，也許他氣的說不出她是誰了？從他的脚前起，又有一個黑漆漆的小兒，面目辨不清楚，只有兩三隻蜻蜓兒似的東西，倒豎在頭上，身量比馨兒長，直條條躺在地上，他的那顆黑漆似的小頭，彷彿是枕在階前一塊石級上。最好笑的，就是他的右手那一隻胳膊，也學着馨兒，曲作弓形；蒜頭大的拳頭，對峙着，好像他個要角鬪似的。馨兒氣不過，大聲喊道：

——我的……那個是我的！我的……

那個是什麼？馨兒不說出，誰也不能知道。隱隱地有一種同樣的聲音，回答馨兒。這聲音發出的詞句，斷續，以及大小高低的音節，同馨兒的都一樣。這聲音也許是地下躺着的小黑娃娃發來的嗎？自然，馨兒氣的不得了。馨兒的拳握得更緊，舉得更高；一樣的，地下躺着的小黑娃娃也將拳舉得比以前更高。要是馨兒當真的一拳向黑娃娃面前打下去便怎樣呢？但是馨兒氣得雖利害，却沒有角鬪的勇氣。一分鐘以後，馨兒看出黑娃娃的拳頭，比他自己的拳頭還大，不但沒有角鬪的勇氣，簡直害怕他了。他看見這同他對峙的小黑娃娃，大概就是前天姊姊說

故事時所說的那個妖怪嗎？妖怪是利害的！從來沒有人敢同妖怪角鬪的！馨兒心虛，害怕。他的聲音顫動着說：

——我……我的……她是我的……那個是……

他說到這裏，只聽見又一種同樣顫動的聲音，說出同樣的話，這話好像是譏諷，又像是威嚇；譏諷他似乎說他不應該說出「我的」這兩個字；威嚇他似乎不許他說出「我的」這兩個字。等到馨兒驚心來聽，他却又不說了。馨兒又怕又氣。

忽然，馨兒的眼睛發黑，什麼都看不見了，急得他暴跳如雷的問道：「你是誰？……是誰？」一種極細極弱的語聲，語聲啞啞，在馨兒的耳朵旁邊吹噓，那麼細弱，祇能給馨兒模模糊糊的分辨，——分辨還說得太過分了些，寧可以說他猜想出那種語聲，似乎說：「你猜！……你猜是誰！」馨兒本來生氣，又加上這一急，暴跳比以前更利害；他雖用盡氣力，終脫不去他的眼前那層黑障。最後，他摸索到一雙粗糙的手掌，肥大的指頭，和亂蓬蓬的頭髮，纔喊出

道：

——我猜到了！……是你！山後住的寶哥！

果然，被他猜着了，寶哥的兩手一鬆，他的眼前忽放光明。他睜開眼睛，第一次看見的，就是寶哥那副黑漆的臉，和他嘴裏那一伸一縮的舌頭，舌頭被黑漆的臉，和潔白的牙齒對照起來，越顯得腥紅可怕，好像酷熱暑天，那怕熱的狗，拖出那帶着漣漣的腥紅而碩大的舌頭。寶哥是一個頑皮的田家子，他的腳終年是赤條條的，能殼在酷熱的夏天，步行於熱騰騰滾油鍋似的稻場；或當雨雪天氣，步行於溽滑的爛泥中，以及劍鋒一樣明灼和銳利的冰塊上。他的衣服，外面都是密密層層的鋪了。他的知識，能殼知道那個山坡上的草，宜於牧牛，那個山坡上的草，宜於牧羊。這時他已將牛羊送下山，正要找幾個小伙伴們作耍，恰好轉過山傍屋角。看見小馨兒握拳向着那月色印在地下的影子發氣，又聽他接連連說：「我的……我的……」偏偏四面靜悄悄的山谷，又將他的話，一

聲聲一句句的送回來，弄得他氣也不好，喊也不好，正在驚疑不定。寶哥赤腳走來，自是一點沒有聲息，及至被響兒猜着了，纔將兩手一放說：

——噤！響兒，你怎麼昨天不請我喫花生糖？你要認真不請請我，我就要用老大的耳光打你，打了你，還要拖你到你母親面前，說你拔了我的牛身上一根毛，以至把牛痛死了。喂！我且問你，你爲什麼一人站在這裏發氣？你剛纔說的「她」是誰？「那個」是什麼？趕快說來，不然，我就要打。

響兒被他這樣威嚇，有話也不敢說出來，祇從他那蒜頭大的拳頭中，翹出一個尖尖的小指，向上指着。

寶哥順着他翹起的小指頭所指的地方看去，原來是碧青的長空，和燦爛的星球，大大小小的羅布天上，有時兩三片白色的雲翳，飛騰追逐。忽然從山谷的缺口，看見一個團團的明鏡，光澤而炫耀，斜掛在綠樹的梢頭。哦！那一個是什麼？那個就是她。她是誰？她是一輪明月！

奇怪！響兒不解風月，何至同人爭這多情的明月？但是今夜的月，實在是鮮豔可愛，也許激動了響兒愛美的心靈，學作一般害精神病的藝術家的狂態？不然；在響兒眼中看這團團的明月，就同他姊姊那一天從市鎮回來替他買的那一把輕羅小扇一樣的可愛；他看這潔白的明月，就同他母親給他的那塊香而且甜的洋麵餡餅一樣的可愛。

響兒今年不過五歲上下，「爲我」的思想極其發達。他不許一切別人倒在他母親的懷裏，坐在他母親的膝上。有時他姊姊有意氣他，特地坐在他母親的膝上，倒在他母親的懷裏，及至被他看見了，雖是廢盡氣力，總要將他姊姊趕走，甚至拿出小孩們一種最利害的技能——哭；於是姊姊走開，他的眼睛仍飽含着淚，半開小口，露出些微的牙齒，笑着說：「我的……我的母親！」因爲孩子們在母親的懷裏，是可以驕傲一切的。響兒既有這種癖性，所以他看美麗的花，好喫的洋麵餡餅，好玩的輕羅小扇，以



及一切別的東西，祇要是他所愛的，都要隨意由他加上一個冠詞，——我的家人知道他這妬視的性格兒，誰也不敢和他爭論！

可巧，今晚他一人走出門來，抬頭看見天上的明月，那般可愛，喜歡得很，因遏不住縱聲喊出一句：「我的！」同時又聽到山谷送來「我的」回音，他先時驚訝，又喊一聲，照樣的山谷又回應了。他生氣，不由得舉起小拳頭，却又看見了地下黑娃娃——他的影子——也舉拳相對，正當他氣憤交集的時候，又被寶哥來岔開了。寶哥現出頑皮的樣子說：

——是她麼？她是我的！我的！

這種「我的」聲音發出來時，人聽得十分粗暴，既不像響兒口中所發出來的「我的」，又不像山谷回音所應的「我的」，好像是破竹竿的碎裂的聲音，響兒聽得好像震耳的雷聲，那樣可怕，他看看寶哥的那副尊容，矜矜可怖，再看他那高大的身量，粗笨的手臂，肥大的指頭，無一

樣不令響兒膽寒，最是那一條活動的舌頭，逼得響兒不敢仰視，況且又想起昨天不肯給他花生糖喫，也許他便生了惡意，尤其是親愛的母親不在身邊看護着，那些不該怕的事，他也覺得非常害怕了。他俯首低眉，不敢同那強似的寶哥，爭說這個「我的」。

當響兒低頭下去的時候，看門前清水池中，也湧出一輪明月，團圓潔白，同天上的一般樣的可愛，他因不敢同寶哥爭，祇得強笑着，指那水中的明月，央求寶哥道：「那個是我的罷！」

——那個是我的！寶哥厲聲回答。凡是你所說的「我的」，皆是「我的」，並且從此刻起，不許你說「我的」了！可憐的響兒，果然不敢說「我的」了，但他的小心兒仍戰戰的動，氣憤不過，轉身哭訴到他親愛母親的面前去。

母親安慰他道：「孩子！放心！自然界的東西，誰也不能說是誰的！地球上許許多多的人，貴如王侯，賤如乞丐，誰都戴着這一輪明月，但誰配說：『她是我的！』」

明月從屋頂上探出半面，似乎來竊聽他母子的對話。

**Have you read these stories? Visit our Foreign Books Counter and look over the contents.**

*Price (Less our monthly discount)*

1. **Doctor Heraclius Gloss—By Guy de Maupassant ... .. \$3.75**  
 This newly discovered story by the great De Maupassant has been lost for fifty years. It is a novel equal to the best work of this great genius and is now offer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2. **Women in Love—By D. H. Lawrence ... .. \$6.25**  
 A record of the deep, passionate experience of the soul by one of the finest artists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3. **Damned (Anonymous)—The Intimate Story of a Girl ... \$5.00**  
 The strange story, in life and death, of Dolores Trent, who, as the plaything of fate, ran her earthly course along Fifth Avenue. "Grief to Men," they called her. She was young, beautiful, innocent—and because of it, men pursued her. Her sex appeal was irresistible. Eventually she died. And after death—what?
4. **Prodigal Daughters—By Joseph Hocking ... .. \$4.38**  
 President Tivnan of Fordham University says: "Were there more like this, there would be less of the tragedy that comes daily into the lives of yet other Peggies and Eleanors. I commend the book most highly."
5. **Impromptu—By Elliot H. Paul ... .. \$6.25**  
 Impromptu is a frank and somewhat ironic story of a young man and woman who possess neither economic independence nor strength of character. They are restless, but not neurotic; unfortunate, perhaps, but not vicious.
6. **Marriage—Short Stories of Married Life by American Writers ... .. \$5.00**  
 Here are given twenty-two cross sections of life, twenty-two vivid glimpses into American homes, twenty-two dramatic moments told with the diverse views and arts of a group of artists whose interpretations of life vary from romanticism to realism, from bubbling and spontaneous humor to moods when tragedy crosses the page.
7. **The Enchanted April—By "Elizabeth" ... .. \$4.75**  
 Here is a novel of wit, a very rare and precious thing in these days of complexes. It is in "Elizabeth's" most characteristic vein. It is full to overflowing with the purest "Elizabeth" charm, with an undercurrent of serious character drawing.

**COMMERCIAL PRESS, LTD.**

**SALES OFFICE**

**C 453 Honan Road . . . Shanghai**

# 故事詩



(一)

我是一個有情緒的人，

可惜不會做詩。

但是情緒藏在心裏很難過，

長嘯一聲權當詩！

(二)

長嘯有什麼用？

不過白白鼓動空氣罷了！

情緒依舊在心裏攪着，

何不胡亂寫他幾句。

## 詩人

### 靜軒



寫詩也要有體裁呀，

(三)

律詩不會……絕句也不知，



到底怎麼寫法呢？

不如老老實實做幾句新詩罷！

「朋友談何容易，

(四)

新詩豈可胡亂做的！

聲調要鏗鏘……音韻要和諧，

不然豈不成了「不須」聲

(五)

那麼怎麼辦呢？

還是將這情緒藏起來罷！



寧可他自已難過，

切莫害人捧腹。

(完)一五·七·二三·





歌聲。琴。韻。和。叶。鏗。鏘。  
長。城。烟。味。馥。郁。芬。芳。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烟

每罐內附有獎券一紙。積存  
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趁時  
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慈母之心

茗狂

人們的這張嘴。最是沒有遮攔。最是喜談論人家的閒事的。你瞧。這天下午。林夫人的室中。不是又聚集了好幾個人。七張八嘴。把東鄰西舍的瑣事。談個不了麼。一會兒。一個穿閃光緞夾襖的女郎。兩顆眼睛。向窗中射了出去。直注在對面一所房屋上。一壁說道。就是對面那位劉老太太。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物呢。伊今日又照往常一樣。打扮得好好的出去了。據伊說起來。每天不是出去聽戲。逛遊戲場。就是到人家去碰和。像伊這樣的年紀。倒會如此尋快樂。真是不大有的啊。林夫人道。碧霞妹。你的話說得不錯。這位老太太。真是最會尋快樂的了。伊搬到這裏。已有四年。不論風雨陰晴。竟沒有一天不出去呢。一個穿華絲葛夾衫的笑道。嫂嫂。你記錯了。伊也有不出去的日子。

我不是和你說過。伊每逢星期。倒躲在家中不出去麼。碧霞道。慧珠姊。你真留心得。果然伊遇了星期。倒不出去了。這倒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如果伊真是喜歡頑的。那麼遇了星期日。戲一定比平日好些。遊戲場一定比平日熱鬧些。朋友也一定比平日多些。伊應該加倍來得起勁。怎麼倒休息下來了。慧珠笑道。這個人家倒也問過伊。伊也有一種解說。說一星期中接連頑了六日。精神實在有些不濟。遇了星期。不得不休息一日了。人家是辛苦費了而休息。伊是頑費了而休息。可算得是異途同歸呢。林夫人道。更有一樁奇事。我從前聽說伊是喜歡碰和的。所以每星期伊不出去的時候。常去邀伊。誰知伊總推托有事不肯來。我還以為伊是依着定例。遇着星期要休息呢。於

是逢着平時有與的時候幾次三番的去相邀。不料伊不是說已和張夫人有了碰和的成約。就是說已和李女士約了游玩的地點。管自走了出去了。一次也不肯賞光。如說伊是瞧不起我呢。和我又是客客氣氣的。看起來倒又不像。你道奇怪不奇怪啊。碧霞道。伊這個人確很奇怪。帶點兒神秘的色彩。無論什麼事。伊都不肯多插口的。不過一講到伊的兒子。就眉飛色舞起來。絮絮的講個不了。差不到要說伊的兒子。是天下少有世上無雙的一個大人物了。照伊說起來。伊的兒子福民。是在某省督軍署中當秘書。以外還兼了幾個事情。紅的了不得。時常有錢寄給伊呢。不過照我想來。伊既有這麼一個闊兒子。錢又是很充裕的。為何伊出去聽戲逛遊戲場。一次也不邀我們同去呢。林夫人笑道。這個倒不要說起。或者伊和我們氣味不相投呢。不過伊的兒子。既是一個闊官僚。人又是很好的。對伊很是孝順。為何冷清清的。把伊一個人撇在這裏。而且不留下一個人伺候伊。這不是有些說不通啊。慧珠

道。對啊。對啊。而且這四年之中。也不見這位闊秘書來過一次。這位老太太也沒有去過一次。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難道伊是在那裏吹牛。這個孩子并不怎樣孝順伊啊。林夫人笑道。你有多大年紀。竟稱人家是孩子。劉老太太屋中。不是掛有他的一張照麼。照這張照看起來。他也有二十七八歲了。並不是什麼孩子了。並且據劉老太太說起來。還是六年前所拍呢。慧珠道。總之。劉老太太這個人。很有點兒奇怪的。怪不得……碧雲不等伊說完。就說道。你不是要說。怪不得鳳瑛要疑心伊麼。不錯。真的。鳳瑛有些兒疑心。說要偵探一下呢。林夫人笑道。鳳瑛這小妮子。也真好事。你們沒有知道。伊早作過。一次偵探了。前星期我和鳳瑛。不是到劉老太太屋中去頑過一次麼。當時劉老太太曾把一封信念給我們聽。說是伊的兒子寄給伊的。書中說得懇切的了不得。并說他的事情。如何的順手。如何的得意。後來。把信念完伊也順手放在檯上。到廚房中料理點心去。不料鳳瑛竟走了過去。偷取此信。把來讀

了。碧霞忙問道。真的麼。林夫人笑道。這那有騙你們的道理。不過這封信到底是怎樣的。你們也猜得到麼。哈哈。這可要教你們吃一驚了。原來這封信并不是伊的兒子寫來的呢。二人詫道。這又怎樣說。林夫人笑道。伊不過隨意取一封信在手中。說是伊兒子寄來的。一壁自己編些句子。念給我們聽呢。碧霞道。如此說來。這位劉老太太很有些兒靠不住了。林夫人道。可不是麼。我和鳳瑛曾經計議一會。想要把劉老太太請了過來。逼伊吐露實情。但是轉念一想。這是一定做不到的。所以鳳瑛改變方針。想另外用一個法子了。懸珠道。是不是想暗地偵探伊麼。林夫人道。是的。今天鳳瑛特地遣人去請劉老太太過來頑。這不過試試伊。今天仍照舊出去麼。果不其然。劉老太太回說。立刻就要出去。不能過來了。等到早飯一喫。就見劉老太太鎖了門走了出去。鳳瑛早已準備好。立刻跟在後面。伊對我說。定要把劉老太太天天的去處偵探着了。纔回來呢。如今已去了好多時候。大概快要回來了。你們等在這

裏。別要回家。包有很好的新聞聽呢。正在說着。門鈴一響。鳳瑛回來了。等到伊一走進房中。幾個人爭着走了上去。把伊圍住了。笑問大偵探。你的本領如何。這一遭也探得點兒秘密麼。鳳瑛也笑說。我這位大偵探。決計不會坍台的。劉老太太所有的秘密。都被我探着了。你們別逼我。讓我喝一杯茶。定一定神。慢慢兒同你們講罷。說着。果真倒了一杯茶吃了。纔坐了下來。說道。我一見伊走出門來。就跟在後面。伊坐電車。我也坐電車。不過我們一個在三等車中。一個在頭等車中。分在兩起罷了。後來。伊從電車中走下。我也走下跟着。你們也知道伊到那裏去啊。不妨猜一下。林夫人道。伊莫不是去看日戲麼。碧霞道。伊莫不是去逛遊戲場麼。鳳瑛搖頭笑道。都不對。都不對。伊是到富商虞銘三家中去呢。林夫人不等人家說。就搶着說道。伊到那面去。大概是去碰和罷。鳳瑛道。我起初也是這樣想。所以既見伊走了進去。以爲已偵探得了伊的去處。也就想回來了。誰知正在這個當兒。立在虞家門首的兩個



僕人忽然彼此談起天來了。只聽甲僕道：這位劉先生的飯盤。聽說下個月要保不住了。乙僕道：怎麼說。難道幾位小姐不唸書了麼。甲僕道：唸是唸的。不過要進女學堂去了。所以家中用不着請什麼先生了。乙僕道：這樣一來。這位女先生不是沒有了喫飯地方麼。那倒怪可憐的。甲僕道：這倒不要緊。聽說伊還有兩處館地呢。以上這番話。我聽得了。不覺深深地起了一種感想。想這位劉老太太。原來以教書爲生的麼。那麼伊以前的一番話。都爲顧全門面起見呢。三人聽了。也都驚訝起來。說道：怎麼說。伊是一位女先生。伊的不聞風雨陰晴。天天出去。乃是爲衣食起見。并不是去尋娛樂呢。哎。這樣的高年。還要自己去營求衣食。這是何等可憐的事情。不過伊爲什麼。還要顧全面子。說得如此好聽呢。林夫人又道：這真有點奇怪。難道伊的這樣說。是爲伊兒子的面子起見麼。那麼伊到底有兒子沒有。伊的兒子到底關不關。這都是一種疑問啊。風疾。這倒不得而知。停刻等伊回來。細細盤問伊就是

了。大家正在談論的時候。碧霞忽然眼睛望着窗外。驚訝起來道：呀。不好了。有一個衣衫襤褸的人。撬開了劉老太太屋子的後門。走了進去了。林夫人忙道：這個趕快去報崗警。把他捉住了罷。不然。劉老太太伊是怪可憐的。經不起這種失竊呢。大家聽了。把頭點點。便一窩蜂的趕了出去。一會兒。就同了幾個崗警。走到劉老太太屋子的後門邊。門虛掩着。沒有關上。便推開走了進去。那個賊人却已聽得了聲息。正想逃走。可已來不及了。被警察攔胸一把拉住。又有一個警察。向他臉上望了幾望。失聲喊道：呀。你不是積竊劉阿四麼。好大胆。你竟敢撞到這裏來。如今可逃不走了。說着。幾個人便你扯我拉的。把這個賊人擁向外去。忽然聽得有人大聲說道：且住。且住。大家倒喫了一驚。忙舉目看時。原來乃是劉老太太。巍巍然立在那裏。莊嚴好如一尊天神。又聽伊說道：他不是賊。他有權可以自由進此屋中。不能說他是賊呢。警察笑道：他明明是個賊。怎麼說不是。劉老太太明聲道：他不是賊。他是我的兒子。

這話一出。林夫人一班人都驚得失聲喊了起來了。心想這個就是伊的兒子麼。怎麼狼狽到這般模樣呢。想着。不覺一齊舉目向壁上那張小照望着。此時那個警察。又打了一個哈哈。說道。我的眼睛。可沒有瞎啊。任你怎麼說。我總是不信。他確是一個賊。確是積竊劉阿四。我記得清清楚楚。他是在四年之前。被拘入獄呢。劉老太太從容不迫的說道。你這些話一點也不錯。他確是劉阿四。可是他也確是我的兒子。他的刑期昨天已滿。所以釋放出來了。他如今已是自由之身。到他母親這兒來。你們還有什麼話

說呢。說着。又奔了過去。把伊的兒子從警察手中搶了下來。緊緊摟着說道。好兒子。乖兒子。從今以後。好好兒跟你母親過日子罷。你母親這四年中。已積下了一筆錢了。說着。兩行熱淚。不知不覺的也流了下來。淌在劉阿四的面。上。如此一來。倒把一班警察看呆了。像木鷄一般的。立着不動。林夫人一行人。心中更不知起了無限的感想。想今日纔明白了。劉老太太心中所時刻掛念的。口中所誇讚不絕的那個愛子。乃是囚在獄中的一個積竊。

### ▲本函授部分設

甲國文商業科  
乙英文商業科  
丙簿記專修科

中國商業大學附設函授部  
免收學費

有志向學者不論遠近函索章程即寄  
▲校址 上海英租界北泥城橋塊  
●校長 楊公炎

4 (128)



#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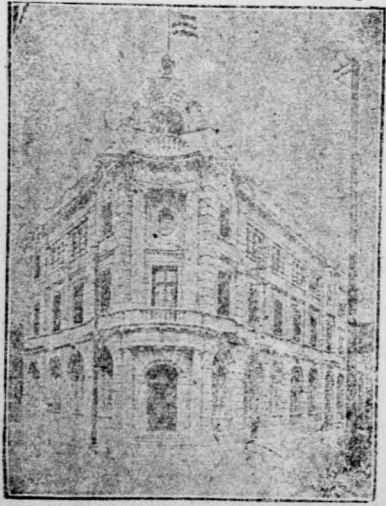
以上粗舉一班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總行 北京廊房頭條  
分行 天津法租界  
分行 上海天津路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 上海四明銀行

本行開設以來歷有年所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手續簡捷利率優厚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茲將營業種類分列於下並裝有 英國最新式避火之保管箱 專候顧客租藏貴重物品保管完密租費極廉欲知詳章函索即寄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信託存款 特別存款  
定期放款 活期放款 信用放款 抵押放款  
貼現放款 押匯匯兌 代理證券 代理收解  
兌換貨幣 定期儲蓄 活期儲蓄

其他各通商大埠均有委託代理機關

總行 上海北京路全大號 電報 中國電報局掛號為0936 大北電報掛號為333 中央 6339 6340  
分行 漢口 散生路八號 甯波 江北岸 温州 城中心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妖髯縵首記

英國巴文原著

閩縣林紆同譯  
吳縣毛文鍾

### 第二十六章

遲明之先一句鐘。止羅拉毛醒於丈室間。因籌思法皇御而司至老倫司後。及老倫司善後之事。蓋自擺羅行後。國會中遣使至靡煞迎迓法皇。止羅拉毛亦使者中之一。止羅拉毛以爲方外人。不應參與政事。亦不願迎降。遂起閒行於亂墳之中。忽有司關之信徒。入言佛蘭西司牧師求見。佛蘭西司之派。本黨於擺羅者。今忽來請見。止羅拉毛爲之一驚。關者曰。門外有三驢。並挾行李。止羅拉毛曰。汝延之入。少須三人悉入。前二人尙爲禮。其最後者則立而平視。抗不鞠躬。止羅拉毛見此人。身材適中。似精明強幹之人。其人言曰。止羅拉毛。爾獨無祕室。足以供我三人坐

談耶。止羅拉毛遂引入餐堂之上。與第三人分席而坐。餘二人立於門次。客上其冠。止羅拉毛視之。則儼然一羅蘭佐復生也。卽曰。爾爲羅蘭佐家族乎。客曰。我卽九阿巴尼。止羅拉毛曰。吾不知主教至此。主教曰。此教堂卽我先世之所立。不期其子孫。乃於窮促中至此。唯此地旣爲吾家所建。則其遺裔。亦不能謂之無權。止羅拉毛曰。君家於此間。已無幾微之權。且國會中。懸金購賞。取爾兄弟。獨不之知耶。主教曰。唯此之故。故冒險而來。想上座亦基督教人。不至自殲同類。止羅拉毛曰。若爾教中人。吾素不引爲同類。汝仍敢加紅袍至此。可云膽巨矣。主教曰。爾雖爲吾敵。吾所恃上座之道行。必不見害。故貿然而來。吾尤知老倫

司中唯汝一人。決不殺我。第一節。懸金購我者。汝決不屑。次則爾爲先知之人。決不忍置被難之人於死地。止羅拉毛曰。吾初無政治之思。時主持此間教務。世外之人。何至忍心害汝。主教曰。上座光明磊落。吾深知。故昧死來求一事。止羅拉毛曰。爾一身安危。決無人爲爾將護。道人又何力焉。主教曰。吾有一物。較吾性命爲重。意欲託之主教。止羅拉毛。心念此人。大有膽智。果代其兄者。城人決不易推之至地也。主教曰。吾家散矣。吾已前知。悉將寶物。藏之吾友之家。吾甚願保存此物。不唯保存吾家。並保存老倫司之令名。吾今將悉寶物藏之此間。想上座決不加以毀棄。止羅拉毛怒絕。然不能卻。主教曰。吾今欲逸出此城。今悉吾寶。置之上座手中。祈代藏之。先君所立之圖書館中。果吾家有復興之日。則物仍歸我。果死炭不燃。則請上座爲吾家保之。止羅拉毛曰。何物稱寶。主教曰。吾有寶石。至奇書名寶。已載三驢而來。知此物果在上座手中。決不至爲城人所燬。今能置之是問乎。止羅拉毛曰。此事吾不能卻。

此時止羅拉毛。心滋不憚。願爲主教大義所責。不復能辭。即令侍者。將入是物。上座起而外出。時二人相謂曰。此豈至可畏。已肇全城。入諸掌握之中。主教曰。此或暫時之事。汝謂斯人。可以長住是間耶。此人欲令全城之人入道。勢在萬難。彼輩利慾薰心。胡能食乾麵包飲冷水。長日諷誦聖經。盡拋其生計耶。止羅入時。始見侍立之二人。卽謂主教曰。此爲何人。主教曰。其一密司多美尼也。少須笑曰。第二人亦曰密司多美尼。止羅拉毛。聞名而怒。以密司多美尼。恆與擺羅作浪遊者也。卽不視二人。謂主教曰。爾之家珍。已無意外之變。今亦無暇更與爾言。主教曰。今日吾固敗衄無餘。他日果能易其景象者。則上座有言。吾敢不聽。言後與辭。止羅拉毛不送。忽復引身遮其去路。主教曰。何也。止羅拉毛曰。吾初無言。然有宜忠告者。幸爾慎於擇交。爾試思爾家之所願者何因。今非猛省迴頭。則地獄去爾不遠。密司多美尼兄妹。聞言駭甚。主教則亂以他語曰。吾所奉託者。上座或能終始不寒其盟。止羅拉毛不答。遽入。

三人遂出。斐烏拉曰。主教奈何以重寶託此妖髡。主教曰。孺子聽之。全城唯此人足託。於是三人遂以驢向城門而行。

## 第二十七章

止羅拉毛方檢點主教所寄儲之物。侍者言。克雷多泛求面。克雷多泛此時已自由於城中。用其岳氏之錢。頗爲城人所宗仰。卽國會中亦遣克雷多泛充使命。然子拉得司在行。故克雷多泛謝不之往。止羅拉毛命侍者傳見。克雷多泛曰。上座亦聞靡煞中消息乎。止羅拉毛曰。未也。克雷多泛曰。靡煞人民亦革命。與老倫司斷絕。且逐去守土之官。豎旗獨立。止羅拉毛曰。法皇何所部署。克雷多泛曰。法皇懲惡靡煞人民革命。其視老倫司。直其囊中之物。止羅拉毛曰。必克復靡煞爲上策。克雷多泛曰。不唯靡煞宜復。卽一城之自由。亦須留意。蓋擺羅賣國。已與定有密約。法兵一來。恐此城將無完膚。擺羅之妻。曾面求法皇。復其故業。法皇已爲所動。吾黨成敗。正未可知。止羅拉毛曰。復辟

之事。似萬無成。法皇之意。決不在此。克雷多泛曰。法皇多嗜慾。決非英雄所爲。幸上座勿過信其人。吾深恐法兵一來。人民受其蹂躪。則上座亦將不理于人口。克雷多泛之危語。蓋欲止羅拉毛好爲之備。勿罹兇鋒。而止羅拉毛則信法皇爲天使。法軍爲天兵。必能改正舊教。故一味傾向法皇。卽曰。汝能自赴靡煞。探法皇意旨否。果爲人民之故。在理汝宜早行。克雷多泛曰。我亦決行。告法皇以上帝所心願者。在救民耳。果法皇違背天心。吾則宣言天心之彰。以聳動之。法皇果能曲體民心。則大軍入城。自爾無事。願法皇對人。恆曰。吾自有權衡。其意正自難測。况法兵沿途掠略。且懲惡靡煞。昌言革命。此豈弔民伐罪之義師。上座果有意救此全城蒼赤。則非自行不可。止羅拉毛曰。我固可行。唯擺羅安在。克雷多泛曰。吾聞擺羅。自伯魯納赴比尼司。大抵必赴法皇行帳。唯主教安在。初無迹兆可尋。止羅拉毛曰。吾卽於中午以前首塗。言已入室。然心緒如麻。心知靡煞一城。本不信宗教。今又革命。則旁縣響應。而

收拾益難。於是心恨法皇。違其初約。行至第三日。至阿那河上。遇國會之代表。遂與同行。是夕至阿那之口。見靡煞城中。紛亂無次。止羅拉毛既見各代表。則自濯其足。少飲稀醪。乃約諸代表。同面法皇。法皇居靡煞行宮。城中父老子弟。爭貢寶貨於法皇。以法皇兵力。尙能佐其革命。此時旁邑。亦盡革命叛老倫司。法皇大喜。以爲可以兼攝此城矣。唯有兩事。足以腐心者。一則密蘭王饋一美人。名智阿納。以急病死。一則教皇。本以國書。致法皇至此平亂。今忽中間反顏。悉力峻拒其軍。然法皇以爲天意助己。可以席卷意大利。迭吞土耳其。使全歐之人。悉爲耶穌教徒。法皇年甫二十有四。爲魯意十一太子。年十三尙居堡中。讀書多羅馬凱徵。及亞力山大故事。雄心勃勃。以爲可以接迹前徵。且擺羅不戰而降。益信天心助己。今聞止羅拉毛求見。心中久儀其先知。卽與主教伯勒宋內。及數貴要大臣。接見止羅拉毛。止羅拉毛入時。法皇將起迎。止羅拉毛正色視法皇。法皇者。首巨而身小。肩膊亦不廣。狀似小兒。本

有足疾。故着寬廣之袴。不唯體幹不完。卽神經亦似有病。法皇方起立。而主教引其襟令坐。法皇操臘丁語曰。汝非先知。曾預卜寡人至此耶。止羅拉毛曰。外臣深知上帝之心。必令陛下。以義師靖意大利。且爲整肅其教門。法皇曰。汝言良然。吾爲義俠之君。特爲伐罪弔民而至。卽謂伯納宋內曰。此尊顯之先知也。止羅拉毛亢聲言曰。陛下此來。欲兼統老倫司耶。法皇曰。吾心甚慕凱徵及亞力山大。卽謂伯納宋內曰。此二君非兼迭天下之雄主耶。止羅拉毛曰。聞陛下不悅吾意大利之共和。法皇曰。吾初無觖望於老倫司。唯保護擺羅。則爲寡人之夙心。止羅拉毛引手上指曰。陛下之來。爲上帝所遣。洗滌意大利之罪惡。外臣於數年前。已料及之。法皇聞言。踉蹌不寧。止羅拉毛曰。果陛下加憐意大利人民倒懸之苦。則上帝將別簡高賢。用代陛下。此時聞者。皆怖慄失色。止羅拉毛曰。果陛下顯遠帝旨。則上帝必將推抑陛下。无克祚國。且所有財產悉空。年壽亦促。此均上帝之意。特借宣諸外臣之口。法皇悚然曰。

吾萬萬不蹂躪老倫司。必節節加以愛護。主教曰。老倫司本爲陛下協約之國。何至蹂躪其民。法皇聞言。將曰。然。止羅拉毛曰。外臣今將宜陛下之旨。告之城人。蓋外臣卽全城之代表。法皇揮手曰。汝善告其民。止羅拉毛曰。外臣必宜此旨。唯願陛下。法駕臨城。勿反汗其言。足矣。法皇本欲留宴。止羅拉毛不可。出遇子拉得司於宮外。子拉得司。方與情人阿令比亞並騎。阿令比亞者。山攝比納之妻。官於靡煞。革命後爲城人所斥者。止羅拉毛一見此女。怒形於

色。女亦亢然不顧。而子拉得司。則於馬上爲禮。曰。上座當得優禮之條件矣。吾輩全恃上座之力。復其自由。止羅拉毛曰。吾已盡吾負矣。爾亦可以遣歸。勿留滯於此。子拉得司曰。上座能否與我。及阿令比亞同行。止羅拉毛曰。山攝比納安在。阿令比亞曰。吾夫已爲靡煞之囚拘矣。止羅拉毛曰。爾夫在難。爾不能歸。亦不宜衣此麗服。卽謂子拉得司曰。汝當以獨身歸。果挾蕩婦而行。將蒙不赦之戮。止羅拉毛遂歸寓。與同來二髡。匆匆歸老倫司。 (未完)

近世  
奇書

# 元史演義

六册 一元四角

通體筆墨酣暢與會淋漓於胡元一代興亡始末  
大體亦已瞭然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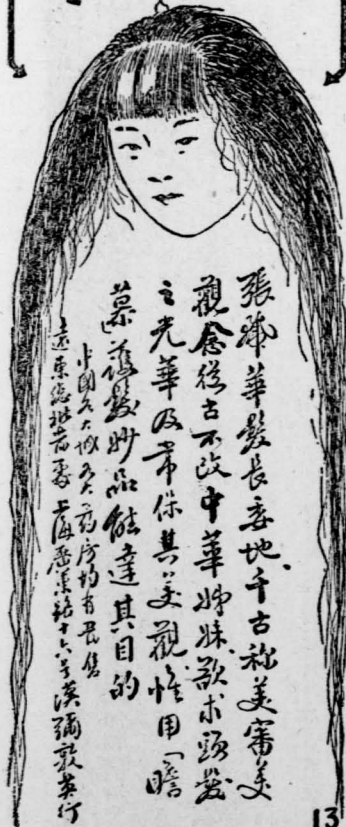
編(313)



瞻慕



燭



張華髮長垂地千古社美審美  
 觀愈後古不改中華姊妹款求頭髮  
 之光華及帶你其美觀性用「瞻  
 慕」牌蠟燭品能達其目的

中國久已做各處均有出售  
 遠東各地均有出售

13



燭蠟牌孚美老點

本行最上蠟燭融  
 度甚高冬夏皆宜  
 燃點長久光極明  
 亮每包六枝分九  
 兩十二兩二種均  
 白色

行孚美





## 暗示

葉勁風

施漢先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小學生，這天放了學，背着書包回家，經過一所荒園，站在園門口躊躇了一會兒，便輕輕推開園門，探進頭去；早聽見一個蒼老嘶啞的聲音喊着道：「喂，小朋友，這裏來。今天怎麼這早散了學？」漢先

望了進去，隨手將園門關好，跳到招呼他的老人面前，撫着老人的斷臂說道：「前天你說他會長出來，怎麼還是這麼一點兒短？」老人微笑着說道：「小朋友，他一年纔能長一寸，十年長一尺；等你長成了人，生了鬚，像我這個樣兒，這隻手纔能長好呢……哈哈」漢先道：「等我長了鬚，你呢？」老人笑着搖搖頭兒道：「我麼……哈哈，到

那時候再說罷！」說着，便用那隻完好的手灣到身後捶捶腰，那隻斷臂也隨着一前一後的動着。

漢先瞧瞧時候還早，便卸下書包，跌腳坐在老人面前的草地上，仰着面；兩隻閃閃有神的黑漆眼珠，注在老人的臉上，微笑着說道：「說呀，前天的故事還未講完，快點說了，我好回家喫晚飯呢。」

老人摘下他的破草帽放在腿上，用手搔搔頭，捋捋鬚，嘴唇先顫動了一會兒，纔開口問道：「說什麼呀？我的故事很多，叫我說那一個呀？」小漢先很希奇的問道：「怎麼，你又忘了嗎？你前天不是說那個偵探偷聽敵人的消

息，被他們捉住了，就砍了他一隻手臂鎖起來了麼？」老人道：「哦，我記起來了，是呀，他被他們捉住，拷打了一頓，又砍掉了他一隻手臂，就給他上了鎖，關在一間破屋中。是的……」

老人說到這裏便將斷臂的袖子牽好，塞在衣襟裏面，省得他靦的討厭；接着又吞了一口涎沫，潤潤他嘶啞的嗓子，咳了兩聲，纔接着說道：

「他們把他那隻手砍了，他痛的昏過去了。半夜裏醒轉來，覺得遍身都酸痛得很，那隻手臂更痛得利害，口也渴不過。睜開眼睛四面一瞧，都是黑烏烏地，只有破板壁縫裏，漏了一點光進來。他的腿被鐵練子鎖着，簡直不能動彈。他痛得哼了一會兒，忽然聽見外面有兩個人說話，大約是換班守夜的人。」

「他聽見那外面的人，往來踱了一會兒，便坐下了，擦自來火抽煙。他轉過身，用那隻好手，撐在地上，想坐起來，那裏撐得住。摸摸他的斷臂，覺得一片黏溼的東西，大約是

血罷。這時大約也痛過了性，反覺得沒有什麼知覺了。一會聽見那外邊的人，唱起小調兒來，他漸漸又昏沉的睡着了。

「睡了一會，似乎有人推他，叫他不要作聲。他睜開眼，模糊的瞧着有一個人，蹲在他身邊。他心裏很希奇；不知道這人是誰，來作什麼的。一會兒，那人用一條長布帶子，將他腳上的鐵練子裹起來，裹得很緊。裹好了，就將他抱了起來，背在肩上，探腳走到門口，輕輕將門拉開半邊，外面只有一點微微的星光，並無聲音，他伸出頭去，四面張張，便輕輕出了門，回手將門帶上。那人背着他在黑地裏，不知走了多少路，纔將他放下來，解了腳上的布帶，又將鐵練子打開了。他忍不住纔輕聲問那人道：「你是誰呀？」那人不則聲回頭走了。」

老人說到這裏，口唇邊上已黏滿了白沫，聲音微微有點顫動，縐起額紋，嘆了一口氣。小漢先張着口聽得很有味，見他不說了，便很焦急的問道：「以後怎樣呢？」老人搖

搖頭笑道：「以後怎樣嗎？……哈哈，明天再說罷。時候晚哪，你也要回去喫飯了；你媽還在家等着呢。」

漢先記起了媽，便立起來，拍拍衣服上的草和泥，提起書包背上，說道：「好，我明天再早點來。你明天可是要說完呢。」老人點點頭兒道：「明天一定說完。再見罷，小朋友！」漢先將老人斷臂的袖子拉出抖抖道：「快點長呀！」又瞧着老人一笑，便去了。

漢先到了家，喫了晚飯，便在燈下攤開書，眼睛瞧着燈，在那裏出神。嫩弱的思潮，胡亂的轉着；一時覺得在戰場上，瞧着兩邊的人彼此衝殺；一時瞧着一個間諜，被敵人捉住了，在那裏拷打，割下他的手臂。正想着的當兒，不防着頭上忽然有一隻手在那裏撫摸着。漢先回頭一瞧，便嬌聲說道：「媽，什麼時候進來的，也不叫人知道。」

溫和慈愛的母親，帶着微笑，一邊撫着他頭上的髮，一邊拖過一把椅子，坐在他旁邊，問道：「今天又加了一課麼？」漢先將桌上的書隨手翻了幾頁，指着所讀的一課說道：

「今天加了這一課，『偉人拿破崙』。先生明天叫我們各人講一個偉人的故事；不要書上讀過的。」

「那麼，你講什麼呢？」

小漢先蹙起眉頭來說：「我不知道……明天說不出要受先生的責罰……媽，你講一個給我聽罷……哦，我有一個：那管劉家園的張五，不是一個偉人麼？他打過仗，砍了手臂，得了軍章，不是一個偉人麼？……可惜他的故事還未說完，我替他造一段行麼？就說他得了勳章以後，做了大官，娶了一個頂美的太太，得了很多錢。後來又同東洋打仗，得了勝，就做了總統……媽，這個行麼？」

漢先的母親，點頭道：「你說得很對。雖然後面一段是造的，可是與偉人的志向很對。你不是今天讀過了拿破崙嗎？」漢先道：「是……先生講過了；他說拿破崙是一個真正的英雄，又是軍事家，又是政治家，還做了皇帝；後來還想吞滅全球，做全世界的皇帝，所以歷史上的拿破崙三字，佔了一大部分的位置，受古今多少人的崇拜……」

小漢先滔滔不絕的說着，他的母親笑得睜了眼，便把漢先扯過來依在懷裏，一面撫摸他的頭髮和小臉頰，甜蜜蜜的親了一個吻，一面問道：「我的兒，你喜歡偉人麼？你也想做偉人麼？」

漢先嘻嘻的笑着，嬌聲說道：「媽，我怎麼不想做偉人，這每天讀書是幹什麼呀……我一定要做一個頂大的偉人。我要學拿破崙……做中國的拿破崙；後來帶兵打勝各國，叫我們中國也吐一口氣。後來我做全世界的總統，媽，你做……你做總統的母親，做一頂總統的帽子給我戴……唉，可惜拿破崙給人捉住了，我一定不會給人捉住！」他說到這裏，便陡地立起身來，站在他母親面前，雙手撐腰，挺着胸，昂着頭，扳住笑臉，說道：「媽，你瞧我這個樣兒，可會像拿破崙一樣給人捉住？」

漢先的母親，見他小小的人，有這大的志向，又是喜，又是愛，便捧住他的小臉說道：「誰敢捉我的兒子，我的寶貝！」說着，又似乎有點感傷似的，幾乎流出眼淚來了。

夜氣漸深，母子說了一會兒話，小漢先依在母懷裏，快要睡熟了。他母親便扶他到床上，脫了衣服，鞋襪，又輕輕替他蓋上被。自這天起，漢先就做起英雄的夢來了。

二十二歲的那年，漢先讀完了普通大學的功課，畢了業，就到德國去專門研究政治和軍事；足足下了五年的苦功，纔飽學而歸。那時正是國家多事之秋，需才孔急，像漢先這樣的人物，學識高深，志向遠大，實際上又很好，當然步步上升。不多時，就在陸軍部得了一個很重要的差事。這時候的漢先，如同影戲白幔上的人物一般，也演了一段情史。原來漢先在大學未畢業之先，已經有了一個女友。那時候漢先纔二十歲，他的女友名叫靜娟，只有十七歲。可是他們這段情史，沒有什麼起落，非常平淡。除了「互相愛慕」四字之外，差不多無什可說。他們相識，並沒有希奇的歷史，也沒有經人的介紹，也沒經過什麼厲害不堪的手續，和不近人情的舉動。他們的長輩往來慣了，他們也自然而然的認識了，認識之後，也自然的生了愛。

情。生了愛情之後，也沒有什麼波折，也沒有第三人來攪混他們，長輩們也沒有什麼反對的舉動。漢先畢業之後，靜娟還差兩年纔能畢業；打算畢業之後，專門學音樂。漢先預備出洋留學的時候，一對情人，彼此洒着淚叮嚀了一番，就分別了。

漢先學成歸國，大家相見，都很快樂；不過漢先提議，須要等得了比較高一點的位置以後，再行婚禮。大家也無什麼異議。總而言之，他們的事情，都好像有一位萬能的主宰，早已安排好了，他們不過按着次序做就是了。

漢先沒想到這麼快就在陸軍部得了差事，這也算他兒時的幻想實行了第一步；於是趁這個興頭，就結了婚。當時自有一番大熱鬧。依漢先的意思，就想在結婚的第三天到部辦公，靜娟不願意，兩人磋商了很久，纔決定下來，告一個月假，出門遊玩度蜜月。

人說愛情的路，有山有谷，大約未結婚之前，愛情的軌道，正是向山頂走着。結婚之後，就一天一天向山谷下跑，並

且跑得很快。這些話，或者不能算一個定例，但在漢先和靜娟的愛情史上看來，竟是真的。照理，像漢先這樣的人，感情一定很濃，對於自己的情人，一定有很厚的愛情；尤其是在這初婚時代，蜜月旅行之中，光陰一定過得很甜蜜。成知不然：漢先以為在結婚之前，是戀愛的時期。結婚之後，戀愛二字，便成了過去名辭；夫和妻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而且在漢先的政治軍事頭腦中，妻子還是一件升官的器具，故而在這蜜月的時期中，漢先很想將靜娟薰陶成一個時髦的交際家，以便將來可以利用，不過靜娟毫無這種傾向。

這一個月中，漢先先覺得很悶煩，好像戰馬離了疆場，關在馬廄中似的。後來想想，趁這個時期，從事預備計劃，倒也很好。於是終日伏案握筆，儘量的在那裏手不停揮的寫着；不是擬電報，便是起政論的稿，或是計劃將來進身的步趨。所計劃的，一一都錄了下來，作將來的稿本。

靜娟一方面，起先覺得漢先對於伊太冷淡，頗有些悲傷。

三五日後，同已嫁未嫁的闊學友們，漸漸接近起來，也不覺得什麼了。於是漸漸研究穿戴裝飾的事，不是到東家去赴茶話會，便是到西家去鬪牌。或是大家邀着一路去聽戲，看跳舞。好在漢先本是要伊去學習交際的事，這些事，頗合他的初意；故而不但不阻止，反到加以鼓勵。

一個月的假期滿了，靜娟玩興正濃，很不願意離開這裏的朋友。漢先說：「公事要緊！況且回到家裏，親朋更多，交際的範圍更廣，何必苦戀此地呢？」靜娟也只得隨着一路回家。

他們回家的當兒，漢先第二個實行兒時幻想的機會又到了。這時候政界的兩大系，不知爲着什麼陡然起了很激烈的衝突，發生了戰事。漢先不肯錯過這個機會，便運動作了一個行軍總司令，帶兵出去打仗。出發的前一日，漢先便對靜娟說：「明天我就要去打仗了。戰事延長到什麼時候，不能預決。家裏的事，和我的母親，都得請你照應。最要緊的事，就是趁這個當兒，在政界方面的交際上，

大要注意。有什麼進步，務必要寫信給我。知道。」靜娟有意無意的點頭答應了。

戰事果然延長到了七個整月，在這七個月中，漢先將他所學的作戰計劃，一一都使了出來，有的居然有些靈驗，可是多半得不着效果，反而失敗；因書本上讀下來的，與實地練習，多半有些衝突。這也難怪他呢。有一次，漢先的一邊，打了敗仗。漢先氣急了，便親自臨敵，督責軍士猛攻；不知那裏來了一顆幸運的飛彈，鑽到漢先的左臂中，陷在骨頭裏面。當下便進了醫院。不久，這隻左臂，便與漢先脫離了關係。

自從打仗以來，漢先沒得着靜娟的消息，這個時候，忽然來了一個急電，說漢先的母親死了。漢先本來預備立刻回家奔喪，醫生說有性命的危險，漢先無法，只得回電，命靜娟照料一切。

三個月之後，漢先的手臂收了口，身體也恢復了健康，便預備動身回家走一趟，再到戰場上來。未動身之先，便發

了一個私電給靜娟，又拍了一個公電到部裏；以爲到家的日子，火車站上，至少有幾十個公團代表，和靜娟交際團中的體面人來歡迎他。唉，這可是我們小漢先的英雄夢罷！火車未到站的時候，漢先便命一個親隨到靠站的窗口上去張張，看可有什麼舉動。親隨回說，站上的人是很多，不知道其中有否公團的代表。漢先問道：「可有軍樂？」親隨道：「沒瞧見。」漢先道：「可有旗仗？」親隨道：「沒有。」漢先很疑惑，心裏想道：「雖然戰事未了，可是我的功勞，也不算小咧。不要是他們沒得電報嗎，這是萬無此理的。」

他想來想去，車子早已停了，車上的人早走光了。車站上除了運行李的工人外，連一個穿長衣的人都找不出來。漢先急了，當時命親隨先打一個電話到家中去問問。親隨去了半天，纔一頭汗跑回來報告道：「老爺，這是那裏的事，我打電話到家中，他們說早搬走了。後來我又打了幾處電話，他們竟胡說起來了……」漢先楞着眼問

道：「他們說什麼？」親隨不敢說。漢先急得頓足，親隨纔說：「最好請大人回去看看，或是到親友家中去打聽打聽。他們說太太跟人走了，上東洋去了！可是胡說。」漢先聽了不做聲，便下了車，打發親隨先走，自己叫了一部車子，偷偷的到兩處親戚家中打聽了一回，知道這件事是真的，並非謠言。

他經過廢園的時候，一切光景，都如同二十年前一樣。似乎覺得他自己，還是一個小學生，便輕輕推開園門，挨了進去。從前的老人，不知到那裏去了，他便坐在老人平常坐的那塊石頭上，默默地深思。他的腦海中，起了無數思潮。他在幻想中，似乎聽見二十年前，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學生，坐在他面前的草地上，張着口聽英雄的故事。他幻見那個小學生長大了，騎在戰馬上，指揮他手下的兵士，奮勇殺敵，得勝了。後來在政界上又佔了很大的勢力。霎時間，他又覺得自己孤另另的，一個人在戰場上，許多受



了傷死了的兵士，都圍住他。又似乎自己是站在一座獨體堆成的山上，忽然之間，獨體都活了，帶着傷痕，追問他爲什麼叫他們死。

他沈思了一會兒，不覺流了淚，自己也追問自己道：「這一切都是爲什麼呢？到底是誰的錯呢……母親不是鼓勵我做偉人麼？學堂的教育家們，不是教訓我要在世界上做一番驚人的事業，得名留青史麼？你看這世界的許多東西：勳章，銅像，紀念塔……那整部的大歷史，那一頁上不是記着許多軍人和政治家的功績，那一部書不

是指導人們去做偉人，做英雄……

他想到這裏，禁不住大聲哭了，似乎覺得他還是睡在兒時的床上，瞧着他的母親，很慈愛的吻着他的小臉頰，安慰他。

(完)

暗示是催眠術的術語。術者對被催眠的人說「坐」，被催眠的人就坐下；術者說「哭」就哭，「笑」就笑。在被催眠的時期中，被催眠者完全被施術者的精神所鎮服；施術者暗示什麼，被術者不得不作什麼；他惟一的職務就是服從。

註題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 冷水浴

本書說明冷水浴之意義，方法，利益等，極爲詳盡。並及治療各種病症，及與他種浴法之比較等。

一册  
二角  
五分



## 殘酷

無我女士

我每次讀到哀情小說，就憶起埋在我心裏的一段可憐的故事；我不知多少次，想把他記了出來，無奈每到提筆，竟一個字也寫不出。今天是我的表妹心吾，死後的一週紀念日。我拿着她的小照，痛哭了一場，好像聽見她對我說：「你快寫罷，不要傷心，像我們這樣，經不得甘言誘惑的女子還多着呢！我們的失敗，正是給她們，慎重安放愛情的好警告。」

以下是心吾死前兩月，哽哽噎噎對我說的。裏面有一封信，兩篇日記，也都是當日的原稿。

「鴉魂，是我惟一無二的良友。當我們同學的時候，誰不說我們倆，活潑天真，不知人間有煩惱事呢！伊最愛

的是月光和水。每到夏天，我們校園裏，荷花池邊，那棵幾乎在水面的柳樹下，就是我們用功，或者談心的所在；因為坐在他那離水不到三尺的老幹上，又風涼，又好玩，那一絲絲的柔條，在我們旁邊飄着，直是天然的風扇。伊曾發起了一個賞月會，同學加入的很是不少，每月從十四到十六這三天，大家都在水閣上玩月，吟詩。當時同學賜了伊一個別號叫「樂神」，因為一天到晚，伊總在快樂裏；而且無論你多不高興，只要伊一句話，就得笑了出來；有時伊不說話，只作出種種鬼臉來，也引得人把哭臉變作笑臉。我們畢業不久，伊就回南了，但伊每月必有兩三封信給我。我每次看完伊的信，總樂得嘴都閉不上；因為

伊的信太滑稽了，直比賈波林的滑稽片還有興味！這樣大約有一年的光景。伊來信的內容却大變了，不說笑，直叫我哭都哭不出，總之滿幅牢騷字字血淚，好像有無窮隱憂似的。我曾經寫了幾封信去問伊，最後伊來了一封信：

心吾妹妹！承你多情，來了許多慰問的書信；常言道：「感激涕零。」我竟無淚可零；因為眼淚的泉源已枯了，眼淚都同渾身的血液凝聚着，直向肚腸裏流，心肝都快裂開了。你苦苦追問我煩惱的原因，我也答不出，但覺得，每當得到一刻靜默的時候；就有個慈悲使者，對我說：「世界上什麼都是假的，親族，朋友，一切的伴侶以及這累人的肉體。誰能治療你精神的痛苦！」我說到這裏，想你又拿那「樂神變愁鬼」的話來責備我了，但我自知失去了強辯的資格，只有承認而已。你問我：「昔日那快樂的心情，活潑的精神，都到那去了？」唉！他們都同我宣告脫離，是我強求得來的嗎？人說世界是個盡善，盡美的大組

織，我看是荒涼浩渺的苦海。人說人類是世界的花，我看是苦海裏的罪人！唉，人生那有絲毫意味！世界那有一物足戀！但若有人問我：「你既這樣厭世，自己想個解脫的方法，離開他就完了，何苦作無聊的呻吟呢！」我將答道：「死也是幸福，自殺不是有責任的人能作到的；放下擔子就跑，未免太舒服了。」你提到「賞月」比給我服了醉麻劑還利害，什麼是高潔的清光，我看是天空一個炸彈呀！她還沒炸彈那樣痛快的仁惠！她的光線是無量數的毒針，一根根直刺向我的心裏，不好！不好！她又從窗紗上透到我臉上來了，我全身同燒着一樣。心吾，還有什麼說頭呢？受這種人不能受的刺激，無非是自己的錯誤。這封信到後，你不必再來信，因為我已經離開這觸目驚心的地方了，至於我的趨向，恕不能告訴你，因為我深信你一向是愛我的，不願再拿我這血淚模糊的文字，傷心沈痛的聲調，來刺激你嫩弱的腦系，柔軔的心房，你看完這信，可以痛痛快快的哭一場，想洒多少淚就洒多少，即當

你的朋友死了；切不可常作無益的猜想。因為我深知，生離比死別難受，憂思比痛哭傷身，親愛的朋友，再見！再見！或者來生再見!!!此祝

永樂

### 鴉魂

「我一生不知什麼是痛苦！自從看了這封疾痛慘淡的信，立刻精神上呈一種變態，伊叫我哭！我除了仰天長嘯！竟沒一滴眼淚，「伊究竟爲什麼這樣悲哀？又爲什麼改了常性，連那清高可愛的老友月兒都厭恨了？」這是我腦子裏時時迴旋的。我又寄了五六封快信，伊竟渺無答復，我想：「這人不自殺也憂鬱死了！」

「前年春天，京津各報，忽然有段使我注意的新聞：「慈善家曹鴉魂女士，與中西同志共立純仁醫院，於天津英國中街。」「呀，他還在！」我拿着報跑到上房，告訴母親，然後匆匆的到了車站，這時我惟恐是個快樂的夢，直到火車一站一站的經過，我纔相信是事實。但是又發生

了一種頂失望的觀念：「我太荒謬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上了電車，我第一句就問察票員道：「這裏有個純仁醫院嗎？」直待着他答出個「有」字來，我心纔算放了下去。」

「到了醫院門口，我通知號房，說明來意。他道：「鴉魂姑娘，是我們這醫院的院長，現在到河北出診去了，您若沒事，可以到裏邊候候，大約一個多鐘頭，就回來了。」我在那踱來踱去，心想：「回來的要不是伊，豈不又失望又被人笑話嗎？」這時忽然推門進來了一個十一二歲的跛足女孩，給我送了一碗茶；我望她笑嘻嘻的模樣，很好玩，接過茶道：「你是這裏僱用的嗎？」「不是，我是去年到車站去玩，被火車壓傷了腿，到來醫治，院長把我留下的；不但我在這享福，每月還給我母親錢用呢！」說着指向樓上道：「這屋裏住着個瞎子老太太，也是院長看着她苦，留在這裏的。唉，這裏的人，那個不念院長的好處。」你們院長多大年紀？什麼模樣？你能告訴我嗎？」她笑道：「方

纔聽見他們說，姑娘是來訪院長的，怎麼還不知她什麼樣子呢？」說着指着門外道：「東客廳有張像片，姑娘去看看就知道了。」不差！這正中坐的，不明明是伊麼？但是消瘦多了！我只顧癡望，回頭那跛女孩已不知去向了。這時豪豪的履聲，來近門前，我想：「一定是伊」我沒有忍耐性，待伊開了，忙迎了出去；失望！失望！那裏是伊，乃是個碧眼黃髮的看護婦，坐立不安的我，又候了一刻多鐘，呀的一聲門開了，伊是誰？不是我夢寐不忘的朋友鵝魂嗎？但若沒有方纔那張醫士裝的照像，作先導，我將不識伊了；偉大呀！環境的改造力。伊失去了兩個梨渦，增加了三道愁紋，一望而知是被深愁沈痛久壓着的。這時我比不見伊更酸心！我們互握着雙手，誰也說不出一句話。最後我沉着淚道：「你究竟爲誰憔悴？」伊除了搖頭嘆息，竟發不出一個字音，我又道：「你創這番慈善事業想也很不容易？」伊顫聲道：「心吾，什麼是事業？無非是死前的責任！」我不忍再看伊那緊咬嘴唇，望着天花板的可憐

狀態，我低着頭想：「伊倘能告訴我，誰使伊至於如此？我一定要生食那鐵石心腸的人肉。」我們聚了兩天半，不過是迷離惆悵，對於伊痛苦的來源，仍舊沒有探出端倪，第三天下午，我因祖母的生日，就回北京了。唉！憂能傷人，何況伊這種不可告人的隱憂呢！伊的聲譽一天天的高，但伊那擄成微塵的心，已經不能耐了！當時我雖不知伊爲誰而死，不過我敢斷言，伊是被個「情」字暗殺了的。」

著者道：「我想一個人在事業成功以後死，當然死得很快樂的，當朋友的人，也應當喜不應當——」心吾奪口道：「姊姊，你靜着聽罷……伊死後不久，我也受着新潮的激動，社交公開的感染，結交了個異性的朋友。我們的遇合，不在公園，不在影戲場，也不在易於接談的交際會；是在個輪船上。我們沒有朋友的介紹，但他那道吸人魂魄的眼光，足以代表媒介，情書，誓辭，他曾對我說：「我斷不忘永把赤心對你，你也須把赤心對我。」我們倆，在愛河情波裏泳着，不到半年，他就向我提出最後的

要求——」著者道：「未免太快了！」「唉！姊姊，當在熱愛沸騰的期間，不用說初入情場的我，就是久經社交的姊妹們，想也說不出個「不」字來。還好，我們定婚後的愛情，仍就一天一天的上升；但是不幸的事來到了！他染着瘧疾，不到五天就撒手長眠了！可憐呀……當時的我，哭友的淚未乾，又哭夫，悲哀達到什麼地步？眼淚流了多少？恐怕除了同我一樣遭遇的人，沒有誰能知道。」著者聽到這裏，再看看心吾那種慘不可言的形容，不由洒着淚道：「人生總是痛苦！」這時伊顫着手，飲了一口茶。接續道：「從他死後，我纔覺得鴉魂所說的：「人生那有絲毫意味！世界那有一物足戀！」這兩句話，很有道理，不過同時想到那「死前的責任」一句，就不得不留戀在這無足戀的世界！過這無意味的生活！」心吾說到這裏把雙手按着胸口，長長嘆了一聲！

「寒食節這天，我自己結了一個花園，跑到他的墳塋，傍坐在草地上直哭到日影銜山，纔回校舍；進房看見地

板上放了一支箱子，上面有個「泓記」的字條，駭得我目瞪口呆；再看掉上有張名片，印着「沈學敏」三個字；後寫「此箱乃亡友月泓五年前存敝處者；據云內係筆記，書籍之類，頃但不日去國，謹以送交女士代存，此上心吾女士」睹物傷情，這時我心血上湧，幾乎不能支持；後來我想：「這倒是個頂好的紀念品呢！」我屢次想開這個箱子；但我沒有這勇敢，一天我自己起了一個誓：「我不能清理，保存他的遺筆，就是虛偽的愛。」我開了……我用平生的勇氣，含着淚把他開了……唉！可怕……傷心……第一樣觸我眼簾的是什麼？說來太奇！正是鴉——鴉魂的小照。這時引起著者的好奇心，接口道：「沒非你這亡夫就是你亡友的——」她似悲似怒的道：「這裏還有更奇的東西呢！」說着掏出兩篇從本子上撕下來的紙，放在我面前：

二月一日 今日得償兩月來之願。由李君介紹，幸得一親芳澤。因知彼美字鴉魂，閩人也。觀彼冰清雪淨，玉

鹽、花燭之態。令我心醉神迷。想天上安琪兒見之。亦將生蛾眉之嫉。惜彼活潑中。而有不可侵犯之威。令人不易接近。月泓、月泓。今日愛彼慕彼者。正如過江之鱖。爾不努力施展靈活之手腕。希達最後之目的。不將自處於劣敗地位耶。

十一月十五日 自青年會與吟秋合舞後。如墜白蘭地瓶中。心脈每一跳動。即成吟秋二字之迴音。一飲一啄。無不有美人小影合乎其中。觀其超塵絕俗飄飄欲仙之態。較諸鴉魂誠不可以道里計。正擬設法贖我愛情之自由。忽鴉招我會於棠園。余電告已有他約。彼云有要事面談。一小時可終。孰料彼之所言。正余所欲其言者。彼曰「君日來大易常度。余屢函詢不答。豈有不可告人之祕密耶。」余曰「我固自覺一切如常。爾多疑耳。」彼冷然曰余雖愚魯。尙非癡聾。焉能信君飾辭。雖然。人固各有自由。余既無強人以歡顏遇我之權。亦無

忍受冷眼之量。誓當揮斷情絲。度我清淨生活。甚願君有情人能成眷屬。更望勿復以遇舊人者遇爾新人。」此時余憶及夏間余病。彼之看護。余父死時。彼之助力。驟然絕之。人必謂我忘恩負義。乃強笑曰「鴉魂。當知余與吟秋僅——」彼頓聲曰「月泓先生。請君勿更強辯。君與吟秋今日前余友也。今日後仍余友也。君等事。君等知之。我亦知之。余誓死不道人短也。言畢拂袖而行。此時皓魄橫空。寒聲在樹。若示余以光明。告余曰「此等傲岸女子。早當絕之。可愛之吟秋。候汝久矣。」乃往謝氏宅。共話月下。午夜始返。

著者看完。不由拍案叫道：「萬惡的人心！」再看心吾已經哭成淚人了。「心吾，癡癡的妹妹，這種愛神的反叛，死了正是你的幸事，你還哭他作什麼呢？她抹着淚道：「我哭的是這墮落不堪的人心！德性澆薄的社會！正不知要產出多少月泓，誤死多少鴉魂呢！」

#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尙有消暑之樂事否乎？  
曰有。

窗明几淨，撥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紈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 難易



## 睡着想想容易

許多的人。閉着眼睛。睡在床上。一味瞎想。想到他進行的前途。總覺得怎樣怎樣容易。怎樣怎樣得手。以為天下事莫不可為。等到睜開了眼睛。走出去要實行起來時。偶然碰着對手。方覺有一些兒阻力。便手足無措了。頭也昏了。眼也花了。天下事不可爲了。

國賢女士

胡亞光  
繪圖

起來做做煩難

亞文



其實。睡倒想的。未見得就是易。行着做的。也并不見得就是難。古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大抵睡倒想的。病在不知難。行着做的。病在畏難。這不知難和畏難兩個病根。在法講佛起來。便是「我執」「我執」是最壞的事。



#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抵制和提倡

## ▲二大問題

現在國民的腦筋。大半已經覺悟。稍有普通知識的。大家都知道愛國了。抵制劣貨。也就是愛國思想的表示。但是抵制固然緊要。而創製精良的國貨。來供給大家應用。更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本園專製牛肉果子食品。所用原料。純係國產。生字老牌結汁牛肉。果汁牛肉。南華李。陳皮梅種種食品。製法講究清潔。裝潢非常美觀。滋味極其鮮美。足以抵制劣貨。從前游戲場和耍貨攤。往往發買劣貨的耍品。吸收幼童的金錢。總計漏卮。實在不少。現在大都已經用本園的食品來代替劣貨了。無形之中。挽回外溢的金錢不少。這不但是本園之幸。也是國家之福。希望諸君永遠提倡纔好啊。

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杭州西湖各處 各省均有代售

上海冠生園謹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一個十九世紀式的教員

林憲章

任秋煦是十年以前某教會大學的畢業生。他自從畢業以後。因為閒着無事。就請人薦他到某處禮拜堂裏當牧師。做那耶穌的博愛事業。他纔到那裏的當兒。到還規規矩矩的做事。過了幾年。他就漸漸的露了馬脚。常時對人講中世紀用錢贖罪的道理。因此遂大不滿意於人口。就想請他動身。他當時看見風頭不對。就趕快辭職。奔返家中去了。恰巧這時。他的母校附中。缺了一位地理教員。任先生是個善於鑽營的人。看見有這樣的好機會。怎肯當面錯過。所以就趕快的學了毛遂自薦。直接同該校校長商議這事。該校長因他是他本校的畢業生。就不免人情難却。也就勉強答應了他。從此秋煦就提着書包。一搖二擺。到那中學堂裏教書了。

秋煦到校頭一項的成績。就是改用地理教本。以前該校所用教本。係商務印書館的本國地理。但是任先生接事以後。說這書太不適用。就改用他以前在中學時所用教本。這書叫做什麼名字。在下沒有打聽清楚。不敢胡謔。可是聽說這書是光緒二十六年出版的。現在書局因為版子太老。久已停刊不印。當時一班學生就將此意告知任先生。任先生隨即大發雷霆。咬着牙齒說道。像這樣大的書局。連區區的一本地理都沒有得賣。豈不是要關門嗎。一面說着。一面在那裏氣得喘氣。一班學生看見他那種奇形怪狀。恨不得笑破肚皮。但是他竟毫不在意。嘴裏還在那裏咕裏咕嚕。好像背主禱告文一樣。後來幸虧他智足謀多。想出一種補救的辦法來。就是從他的老同學那

裏借了幾本。合上自己舊有的。一齊聚攏來。賣給學生。等到有了書本以後。任先生就實行他的教授功夫了。

第二天上班的時候。任先生就做漢高祖約法三章的辦法。對學生說道。我現在有三件事。要同你們商量一下。第

一。我是向來怕粉筆灰。因為那個東西倘若入了我的鼻孔。就於我的身體上的健康。有點妨礙。從今天起。我以後永遠不到黑板上寫字。第二。我的腰子向有腳氣病。不耐久站。所以我以後一上班。就要坐下。永不起立。第三。對於教本。你們自己應當用心苦讀。我只解釋個大略。因為現在的大教育家。多是主張學生自動。所以從明天起。你們一上班。就要將書關起來。到黑板上去將所上的功課默寫出來。我就看你們所寫的記你們分數。就是這三件事。我想你們也沒有什麼不贊成。當時學生對於頭兩個條件。到還敷衍可以答應。但聽到第三個條件。就不免大喫一驚。內中有個學生名叫黎福森的。就站起來說道。先生。我們自從上地理以來。還沒有聽說過這種辦法。……任

先生不等他說完就搶着說道。我這種教授法。你們以為希奇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說。我以前讀地理的時候。我的先生也是這樣辦法。可是有一層比我利害得多呢。倘若默錯了字。就是一下耳光。我現在又沒有限你們照字默寫。比較我先生的那種辦法。輕鬆了許多。你們得福不覺。還在這裏頑皮。好。你們如果再不遵行。我要是發起氣來。你們就不能怪我了。學生聽見他這番論調。只曉得冷汗直流。連忙一齊回答道。先生不必生氣。我們以後就遵命罷了。任先生聽見他們答應條件。方纔轉怒為喜。有一天任先生上班的時候。剛一進門。就看見黑板上寫了幾行大字。他就連忙定睛觀看。只見上面寫道。像這樣十九世紀式的教員。久已就該淘汰。但是他現在還在這裏用他又腐敗又陳舊的手段來限制我們。壓迫我們。我們若不設法對待。豈不是變成一種奴隸式的學生麼。任先生看到這裏。這氣得發昏。第十二章。急忙惡狠狠的問道。這……這……這……是誰寫的。快……快……快……

……快講出來。你們倘若一個不說，我就同你們上班辦交涉。他說完這話以後，就在那裏拍桌打椅，咬牙切齒，恨不得一口將他們吞下。全班學生看見他發急，就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誰也不敢伸一口氣。在這個靜悄悄的時候，忽然有一位站起來說道：先生，不要生氣。這字我們並不知道是誰寫的。因為我們纔上班的時候，就看見在這裏。況且他又沒有明明的指着先生。先生又何必拉到自己身上來呢。當時任先生連忙瞅眼看他。原來這講話的不是別人。就是從前反對他教授法的黎福森。心裏就大大的嘔氣。就冷笑道：哈哈。你這種東西，真正頑皮。我以前纔上班的時候，就曉得你會倒蛋。那時你自己不用功。反說我教授法不行。今天這字顯係是你寫的。你還在這裏撒謊。我老實對你說罷。我自從做事以來，到有了一二十年。像這樣事也不知經驗了許多。你只好欺別人。還欺到我麼。現在你趕快招了。我還可以饒你初次。否則，我就辦你一個侮辱師長的罪。黎生聽完以後，只唬得眼睛直瞪，囁嚅的

答道：先生我實不知道。你如果不信，請你問了大家……任先生就搶前來，照臉打了一個耳光，勒着眼睛說道：誰同你慢慢的講理。好，你不招。我自有的辦法就是了。說罷，就提着書包匆匆的走了。黎生經他一打以後，就在那裏痛哭流涕。一班學生也有安慰他的，也有乘不上班的機會在那裏三星八馬猜拳的，也有噁着喉嚨唱小東人的。却是一個也不敢替他伸冤。說一句公道話。因為校長很相信這位任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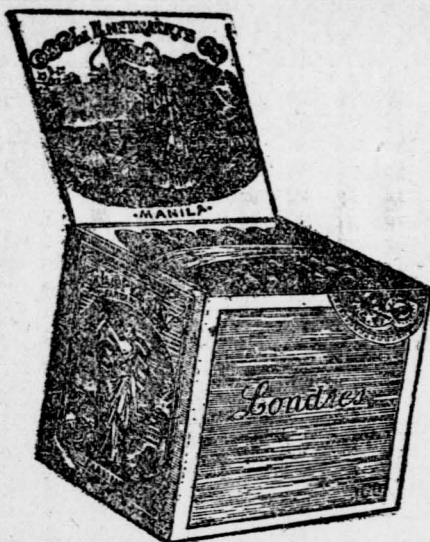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早，那學校的告白欄內，忽然貼了一張告白。上寫着

學生黎福森，性情頑劣，侮辱師長，顯係違背校章，用特除名，以警儆尤，而昭炯戒。此佈。

校長白

學生看見這個告白，就不免豎起渾身汗毛。以後任先生上班，倘若發下一道命令，他們就如奉了聖旨一般。誰也不敢道一個不字。他們怕他，比老鼠怕貓還要利害呢。

性和味淡氣香  
之旗妹牌雪茄烟



每盒價三元五角

上海河南路二十號

永泰機烟行經理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用拉福祿洗除一切

皮膚病

拉福祿為新發明之藥水可

以立刻滅除一切厭惡之皮

膚病只須滴數滴於患處其

病自除

拉福祿已醫愈數千人而

君何不治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

敦英行經理



# 小說月報

十四卷七號要目

紅的花  
在搖籃裏

愛羅先瑪  
徐玉階

技藝

王統照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

耿濟之

和明日

劉廷陵

太好的一個夢

耿濟之

卡拉泰也夫

徐燮

失戀後

張聞天

熱情之花

玉蕪女士

失去的小羊

徐志摩

俄國文學史略

鄭振鐸

詩歌十四首

梁宗岱等

讀後感五篇

豬保時等

海外文壇消息

沈雁冰

關於中國戲曲研究的  
書籍

四諦

其餘目繁不及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

每册二分



## 家

梁杏如女士

紛紛的細雪。鋪滿平地。層層厚起來。寒暑表降到二十幾度。這時除了黃包車夫和整天辛苦的工人。誰也貪睡着不願起來。少年黃致樸忍着冷起來了。推窗一望。滿眼都是白體體的雪。不覺自言自語道。佳兆極了。我的前途好比雪呀。從此一定要努力用功。做一番驚人的事業。唉。今天以後。我便要和父母兄弟姊妹千里遠別。負笈他鄉了。寒了熱了。沒有母親和姊姊在旁。誰來體貼問一問。這樣想起來。還是在家的舒適。

但是無論怎樣有希望的青年。要是一些苦也受不來。好像隻笨豬一般。受人指摘。是個機械式的青年。何等的慚愧。孟子曾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我既要做一番驚人的事業。這定是如此的。

一回兒家人統醒過來。早餐喫過。致樸便要起程。兄弟姊妹。個個含淚向着他。他母親哭的尤甚。父親幾次的催行。母親抱住不肯放。父親有些動怒了。他說。『老在家裏的兒子。會有長進的麼。』

時候容易過。致樸不能不行了。母親牽住他的手。嗚嗚咽咽的吩咐。

『兒呀。你才十四歲。我怎放心得下。你父親說你聰明勤學。是個可栽培的。所以把你送往千里求學。但這使我如何放心得下。兒呀。寒了加衣。餓了加餐。不要使我擔憂。』



父親說：「婦人家真麻煩。兒子好好的去求學。大哭小叫什麼。」

致樸把幾句話安慰他母親道。

「媽媽兒子的年紀。算來也不小了。一切我自己知道。謹慎。你放心罷。古語說『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是我們少年人的好格言。媽媽呀。你也要保重。叫兒子在外好放心。我每星期必寫一封信回來。請你們的安。」

致樸想婦人就是婦人氣。我是好好兒去求學的。伊這樣痛哭做什麼。以後我雖身體雖不比在家舒適。我想精神上和求學一方面。一定比在家安樂得多。我每苦思力索。想作一篇文字或一問數題。總給弟弟妹妹的哭聲或笑聲鬧了去。這樣好不厭煩。

紛紛的細雪。鋪得滿地。層層厚起來。這是致樸離家的第二年了。今天是除夕。明天是新歲了。「每逢佳節倍思親。」致樸這時覺得凄慘了。他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郵差把一封信送來。急忙拆開一看。是他五弟寄給他的。

「四哥哥。別來一年。我很紀念着你。我們喫飯。哥哥姊姊弟弟妹妹都在。但不見了四哥哥。從前你讀書。嫌我擾你。四哥哥。我改過了。你快些回來吧。以後我不擾你。」

致樸看完。這封信後。把一年以來的感覺觸起。施惠文要算我一年來最知己的同學了。因爲一句閒話。便和我反對了。唉。什麼道理。我自己一點也不明白。他想到這裏。愈加動了思家思親之念了。

(完)





## 歧路上的華

(續前)

錢起八

七一

我證實這是夢了，  
牠何等地甜美呀！  
但是，

醒後的悵惘！

七二

微弱而恐怖的心像黏住在蜘蛛網上的蒼蠅一般熱  
望着想要逃脫；  
旁觀者是冷淡而無情：

「你自己投黏，還須你自己解脫。」

七三

在夜的黑暗之中，

偉大的月給烏雲遮蔽住了，

小星兒踴躍地射出牠們的閃爍而微弱的光。

七四

迷途之蜂碰死在玻璃窗下，

牠是趨向光明的；

弱小的蛾兒跌死在洋燈罩裏，

牠是羨慕光明的；

.....

牠們始終不會曉得

光明裏有些危險。

七五

一夜東風

吹得落花滿地。

那平日惜花憐花愛花護花的朋友，

毫無顧戀地來去蹴踏。

七六

蠅呀，

回頭吧，

這玻璃是冷酷而真情，

牠怎會爲了你盲目的進行無謂的奮鬥而憐憫你而

爲你開一個門呢！

七七

我完全不曉得究竟應當怎樣辦！

在我覺察出伊確乎是在熱烈地愛我了之後。

七八

秋風並不有意要催殘一瓣葉子，

但是滿林的黃葉自會跟牠紛紛而下：

七九

啊！我的心——

像游絲般在空虛中搖曳，渴望着什麼來黏結；

像小兒般在搖籃中啼哭，渴望着什麼來擁抱；

像寡婦般在空房中煩悶，渴望着什麼來安慰；

——啊！我的心！

八〇

他確是一個壯健美秀的少年，

但是爲什麼落魄得像一個乞丐呢！

八一

馬路上真熱鬧呀！

戲院，妓館，酒樓……

危險就在這瘋狂似的熱鬧中。



## 救火鐘

顧明道

蘇州城裏北局。前年新造一座很高的鐘樓。上懸着救火鐘。常有人在上面瞭望。一遇火起。便噹噹的敲動火鐘。鐘鳴一下。是報告東路有火災。二下是南路。三下西路。四下北路。五下是城外。因為蘇城警區本是這樣分的。人民聽得鐘聲。便知那一方有火了。不論晝夜。各區水龍社。一聽那鐘聲敲動。便趕忙聚集救火人員。拖着救火機去撲滅。很告奮勇。這也是火政進步的一種好現象。其中人員。大概是商店中人。

黃一鳴是某富商的獨生子。他正在少年時代。對於社會的公益事業。很是熱心。尤勇於救火。不論什麼遠近地方。遇着祝融氏光降。他聽了救火鐘聲。立刻騎着他家養着

的馬。飛也似般去搭救。本處的救火機頭。是他掌管的。往往火勢利害的時候。他不顧什麼生命的危險。挽着皮帶。爬到很高的屋上去注射。他尤善蹀跳。常在火中救出人來。人家沒有一個不稱讚他是個少年勇士。因此救火會便請他做了副會長。他父親很不贊成。常對他說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你有了這樣鉅大的家財。又是獨生子。何苦去冒這種危險呢。但是一鳴性子剛強。他以為見義勇為。是人們應盡的義務。那裏肯聽他父親的話麼。

他有一個情人。是住在本城南區地方。名叫錢珠英女士。是某女校的學生。前在親戚家相識。一鳴一見傾心。十分愛慕。便和珠英做了朋友。經過若干戀愛的過程。兩人已

像膠漆相合。彼此默許了。一鳴遂告訴他父母。要娶珠英爲妻。他父母深愛他的。那有不聽之理。便央媒去到錢家說親。錢家父母也有些明白他們女兒的意思。又見黃家很有財勢。一鳴也人品很好。自然一口答應。兩家遂訂了婚約。送過盤。預備明年春間行結婚禮。一鳴和珠英在情海中一帆風順。穩穩的如了各人心頭之願。也自不勝快活。預想來春結婚後怎樣度他們的蜜月光陰了。

這年冬裏。天好久沒下雨。土乾木燥。時常有火災發生。那救火鐘敲得很忙。好像在那裏報告。誰一家又要燒成白地了。一夜天氣很冷。寒暑表下降到二十七度。虎吼般的西北風。吹得人們冷氣直透到皮膚裏。不敢出頭。黃昏時微微降下鵝毛雪花來。家家人民都鑽到被窩裏取暖去了。正在半夜三點鐘光景。人家睡熟的時候。湊巧那救火鐘忽又噹噹的響起來了。一鳴在睡夢中驚醒。定神一聽。鐘聲正打兩下。知是南路火警。平常日子。他早已一骨碌跳了起來。實在這夜天氣冷得很。他夜來又喝了些

酒。到此有些酒寒。身體覺得疲憊。把頭伸出被來。覺着兩頰冷氣直逼。有些畏縮起來。心裏暗想南路離此很遠。今夜大冷。我就不去一趟罷。省得受了寒。生起病來。忽聽馬夫開門進來問道。少爺今夜要出去麼。早有他母親在隔壁答道。什麼事大驚小怪。少爺不出去了。你不曉得今夜這樣冷麼。馬夫便抖着應聲是退出去了。一鳴借此便不起身。只是在床上休想睡得着。聽那救火鐘還是敲個不停。外面街上仍舊靜悄悄地沒個人聲。想是那些救火人員。都怕冷不出去了。然而火燒是不等人的。假如我一出去。必要把這些人強喊起來。趕快的出發了。今夜爲什麼我倒退縮了麼。唉。實在因爲天氣冷的關係。把我的勇氣也縮去了啊。一會兒又想起那火燒的人家。此時大哭小喊。搬什物。逃性命。不知驚慌得怎樣。最好水龍立刻去灌救。我是救火會的副會長。反睡在床上裝聾子麼。我自問這顆良心一些無愧麼。想到這裏。心中十分不安。要想再起身罷。適纔已經回頭不去了。只好對不住那家人家咧。

那時聽見警笛高鳴。鑼聲大作。各處水龍已漸出來。那救火鐘的鐘聲。還是一記一記的敲着。這一場火。燒得好不利害。足有一句多鐘了。他胡思亂想。翻來覆去。一直不會合眼。有時良心上很重的自責。有時自己也曲爲寬恕。後來救火鐘聲停了。聽得街上太平鑼（凡救火隊回轉時。常敲小鑼三下。名太平鑼）聲音鏗鏘鏘的一斷一續。夾着些狗叫聲音。知道火已熄了。暗叫一聲慚愧。一顆心方纔稍覺平安些。漸漸朦朧睡去。忽聽大門上擂鼓也似的響起來。接着門公開門聲音。他想什麼事呀。早有他們公司中的救火員王老四跑進來。大聲喊道。不好了。少爺在那裏。一鳴聽見不好了三字。心中陡的一跳。不覺坐起身來。推開棉被。忽的下床。來不及細穿衣服。披了一件大衣。開窗問道。老四什麼事。我在這裏。老四又道。不好了。錢家失火。許配給少爺的珠英小姐。竟燒死了。一鳴聽見這句話時。好像一桶冷水。從他頂上直澆下去。心裏麻木。又像觸電。迷出一句話道。真的麼。已如飛的開了房門。奔下樓

來了。其時家人都聞聲而起。一鳴不顧什麼。只說。唉。南路。是的是的。我忘記烏鵲橋也是南路了。該死該死。忙奔到馬棚裏。牽出那匹馬來。馬夫閉信。要想攔阻。被他兜頭一鞭子。打得不敢上前。看他跨上馬飛奔去了。嚇得他的父母和家人們。生恐一鳴有什麼三長兩短。便喊許多人。也追去照顧。却說一鳴一路衝到錢家。跳下馬來。早已天明。見好好一座華美的房屋。已燒得烟氣四冒。牆傾壁倒。只剩一片瓦礫地了。瞥見錢家的下人。在那裏扒取物件。便將他一把扯住。問道。你家小姐在那裏。下人答道。可憐已燒死了。一鳴顫聲問道。怎怎樣會燒燒死的。下人對他細瞧。認得是黃家的少爺。便說道。唉。黃少爺爲什麼你不早來些。此次我們火起。先把扶梯燒斷。別人都逃出危險。偏偏我家小姐驚醒得慢。逃不出來了。水龍又來得不早。假使你能早來。或能把我家小姐救出的。現在……一鳴聽他的話。好像一萬把刀刺向胸懷。忙搖手道。不要說了。快領我到小姐那邊去。下人便領一鳴走向東邊。見

一堆人正在那裏哭哭啼啼。一鳴不管什麼，分開衆人，走近一看，見地下橫着一個女屍，燒得焦頭爛額，一隻手臂好像一段枯炭，細瞧面貌，還依稀認得是他未婚妻錢珠英。好好一個千嬌百媚的女郎，却燒成這個模樣，好不淒慘。此時一鳴雙腳亂跳，放聲大哭道：「我親愛的妹妹啊！你死得這樣可憐麼？我不曾一聽鐘聲先來救你，你死在地下，陰魂有知，豈不要怨我麼？踴身撲將上去，悲傷過度，早已暈倒地上了。錢家的父母起初被他一嚇，到此纔知道是他女兒的未婚夫，更是傷心，一齊過去，把他扶起。背後黃家追的人也趕到，七手八脚的要將他救醒。那知道憑你千呼萬喚，一鳴終閉着雙目，不醒轉來。衆人一齊發急，又把他抬到醫院裏去。這一場哀劇，看的人個個墮淚。隔了一個月，一鳴病已全愈，從醫院中出來，回到家裏，只是他每日裏長吁短嘆，口中常說「南路南路」，「火啊火啊」，「我的珠英燒死了麼」。這幾句話，有時聽那救火鐘響，他總鬧着喊南路失火，要騎馬去救，但是人家總是攔

住他，不要他出去，因為他有了神經病了。一天某處大火，救火鐘敲得格外響亮，家人們一個不留心，早被一鳴溜了出去。那火燒地方，擁擠得不堪，許多救火人員正在忙着救火，火光中見一座樓房裏，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不能逃下來，急得梨渦泛白，珠汗直流，拍着手嬌聲喊救。那些救火人員見火勢利害，不敢冒險上去，只把警笛拼命的吹，忽然人堆裏有一個少年，奮勇上前，連蹤帶跳的扒到樓窗上，竟把少女抱着，冒烟突火的逃將出來。衆人一齊拍手，大喊勇士勇士，但又見那個少年放下女郎，重又回身奔向火裏。這一去，却不見他回來了。等到火勢熄後，經衆人查察，纔知道那少年便是黃一鳴。現在他也葬身火窟，可算跟他未婚妻錢珠英一起去了。

自從救火鐘敲動時，使人常要想起黃一鳴來，但是許多救火人員，因此更加鼓勵精神，一刻不懈了。我想黃一鳴死而有知，良心上必定安適多咧。



# 變了麼

夢熊

讀勁風先生一篇「你還要活在世上嗎？」不覺廢書私嘆：彼無辜不幸之私生兒，徒以父母貪歡一時之誤；頓使同樣耳目手足之人，屏棄於四萬萬人之外，揶揄嘲笑；冷譏熱罵；一若非此不足以蓋其父母之過。嗚呼！過矣。然無勁風之筆，曷能寫至如斯有聲有色，動人心魄哉。余憐私生兒之遭際，余尤佩勁風先生之妙筆！

雖然，私生兒苦矣！但勞動家之不爲社會重視，亦無稍異。苟進而研究之，余知有心人，亦當爲之惋惜不置。惜余無勁風之筆，寫來終不免有小巫大巫之判耳。

夢熊自識

嘆！怎麼如今他說話也變了！舉止也異了！他不是從前和

我一樣的麼？記得在一年前的時候，我是受了生活上的威逼，好端端將天賦下來的身體，爲着日常衣食的問題；家庭的關係；便忍氣吞聲，自墮身價，情情願願投身到一個資本家下去充做一個較高的僕役。

本來資本家靠錢神的魔力，可以操縱隨便何種事件。不但壟斷區區商場裏的金融，便是人們的智覺性靈；也可由他玩弄擺佈。就像我們一輩同事，無非也是爲了幾個錢，輕輕的就拿身體去充作牛馬的生活，儘着他驅來策往，一些不顧切身之痛苦。唉！——循此以往，不知不覺把吾們幾個有爲青年，糊裏糊塗個個都像吃了什麼催眠藥似的；人人好像成了有畏懼性的動物了。見了資本家，連大氣都不敢出，實則，努力的何至便要如是畏懼呢？這



個問題可也煞費索解呢！

所以當他進來時候，吾很替他可惜。以為勞動苦獄中，平地又添了一個無辜的囚虜了。可是他進門當兒，喜笑自若；一些不覺得害怕。難說他成竹在胸，要來在勞動界中，別樹一幟；開一新紀元給我們瞧瞧嗎？然而——當他進來後，一連幾個月，毫沒建樹。或是時機未到，靜待機會嗎？不然，他終不免和我們一樣畏懼拘束起來。會見了資本家，眼睛也不敢正視，手足不敢亂彈；一種無形的桎梏，好比真的鐐銬還凶。唉！吾不是和他一樣嗎？像這情形，吾忍着一把眼淚來替他陳述哩。

現在好了！——他不知具着什麼神祕，一個有財有勢的資本家，本來去操縱別人的；如今轉被他籠絡起來。天啊！



你莫非苦憐我們勞動家的黑暗；特地降下這個天使來做一個曙光麼？

不——不。誰料他自得資本家信任以後，他頓時換了一副面目了。眼睛也不像前的大不正視了。手足也不像前的大不動彈了。說話也響了。舉動也活潑了。而且很有幾分像資本家起來了。對待同人也有些趾與為伍了。唉！怎麼一個同等的勞動家，竟會一變到如斯地步，真是匪夷所思；諒來物極必剝，資本家末日到了。不然。不然。他對同人如此，可是見了資本家。還是俯首帖耳，拼命的巴給，再也沒有對待同人的氣概。哎！原來他還沒有純粹的變全呢。



# 西方釋夢錄

(續前)

蔣木春

## 控訴 *Accused*

夢中被人控訴。不論罪的成立與否。祇須夢者實係被誣。反主處境之轉佳。若其時夢者適有物件遺失。或遺產受領等事。則主失者難覓。受者難得。

## 天使 *Angels*

夢中與天使。同在一起。是快樂康健之徵。若富於用情者。夢之。尤屬大佳。

## 爭鬪 *Battle*

夢見他人在街道中爭鬪者。主自己有秘密仇人。時來嘗試之兆。

## 鳥 *Bird*

富翁於夢中。見羣鳥飛翔。主大不吉。因處境之將變惡也。

貧者夢之。主大吉。但鳥飛時。須和鳴自得。則其兆與富翁恰反。

## 鳥巢 *Bird's nests*

夢中如見鳥巢。巢中藏有鳥卵。主將得遺產。如巢中宿有小鳥。則主雖有遺產可得。亦將失之交臂也。

## 菽豇 *Beans*

夢中吃菽豇。主患難將臨。且有爭鬪及疾病之事。

## 驢子 *Ass*

夢見驢子。運行來往。將有樂極悲來之兆。但夢騎驢者墜地。其兆反主大吉。

## 施捨 *Alms*

夢中救濟貧困。施捨時。毫無吝惜情形者。主快樂。否則夢

者自身。主有困乏憂愁之事。

園亭 Bowers

夢在園亭遊息者。主能勝過各種快樂之障礙。倘夢裏偕情人同遊園林者。主快樂之結婚。將即日舉行。

病痛 Ills

夢中生病。主夢者將失敗於各種嘗試之新事業。

絞犯架 Gallows

此是反夢。夢者將得格外幸福。如多得金錢。及優美職業。

屍骨 Bones

夢見禽獸屍骨。主將大富。倘夢見人類屍骨。其將大富雖同。惟其富則得之於吝嗇之老人耳。

懸鈎子(植物名) Blackberries

夢中採集懸鈎子。主夢者將病。倘見他人採集此物。則主有仇人。

車 Cart

夢中乘車。主職業及其地位之變動。

煤礦 Colliery

少年夢已身入煤礦中。主將與一藝婦結婚。倘年輕婦人夢之。主將嫁一富翁。但此富翁。以前曾與他婦人結婚者。

寒冷 Cold

夢中覺天氣寒冷。主困苦失意之事將來。倘夢者為少年。主所用之愛情無望。

災殃 Adversity

夢中如遇困苦艱難之災殃。其兆反主大快樂。及成功之兆。

可可 Co Coa

夢中如飲椰子粉。(即可可)主夢者得一長久安樂之生活。

(未完)



野  
人  
記

(續前)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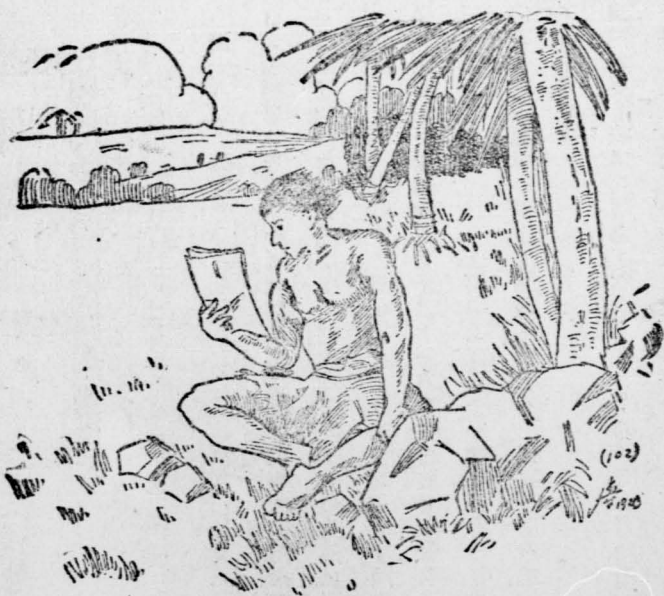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失蹤

次日太山絕早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把箭袋裏的那張紙挖出來，看寫些什麼。不道初看去，一個字也不識，不但和書中常見的字不同，連那小匣子裏幾封信也同這紙上寫的完全兩樣。信上的字都歪在右邊，這都歪在左邊，便不禁大大失望起來。他學問雖不好，耐性是有的，雖然不識他，還是對着字子細細的看。看了二十分鐘，忽然靈機發動，覺道這紙上有幾個字似會相識，再一看，可不是老朋友嗎，只不過寫得歪在那一邊就是了。這一發明直把他快活得不知怎樣是好，便喜孜孜這裏尋一個字，那裏尋一個字，不上幾點鐘，居然把信中的句子連綴成文，大半看懂了。信中寫的是

海難姊愛鑒。我這封信寫了，你也未必會接到，那麼我寫他做什麼。不是癡嗎。非也非也。我一肚子的話，和月來在阿羅船上經過的千難萬險，除了你沒人告訴，明知你不會接到，只當你

接到了，也是這梅止  
 渴，總算告訴了你。若  
 是天命我不能再回  
 祖國，我這封信就是  
 一部小歷史，萬一天  
 可憐見有人拾着了，  
 也好叫世人知道我  
 們怎樣失蹤的。海難  
 姊，你不是知道我們  
 這一次出來，帶着些  
 科學的探險性質嗎。  
 你不是聽我老父說  
 什麼非洲的康戈國  
 埋着些古代的文物  
 衣冠，要去掘出來供

之世界嗎。我也知道真有這事，所以並沒攔阻，高高興



太山把箭袋裏的那張紙挖出來看寫些什麼

興的跟着老父出來，  
 直到開船好幾天，我  
 才知道是掘古代的  
 窖藏。並不是掘什麼  
 古代的文物衣冠。這  
 事說來很長，等我原  
 原本本的講給你聽。  
 波的磨城有一個老  
 書獃子，開了一爿小  
 書店，兼賣些古董。有  
 一天他在一本破書  
 裏尋着一封信，是一  
 千五百五十五年一  
 個人寫給他兒子的。  
 信中述一個人要運

一船的金銀幣從西班牙到南美洲去，也是他合該睡

氣，雇了一班強盜水手，開船不多幾天，就動起手來，把船上的職員一古腦兒結果了。結果了不打緊，那一批強盜裏面卻沒一個會行船的，在海面上浪打風吹了兩個月，還是不得到岸，後來天網恢恢，那船撞在一個小島上沉了。逃得性命上岸的人，一總只有十個，其餘餓死的餓死，渴死的渴死，船一翻，都與波臣爲伍，葬到魚腹中去了。船上的金銀幣也大半失去，只有一大箱最寶貴的居然給浪頭打到海灘上來，那十個人便趕緊把他撈起埋在地裏。島上一住三年，十人中只剩了一個，還有九個都陸續的病死了。剩下的這個人想：與其孤孤單單老死荒島上，還不如死在海裏，便把幾個夥伴生前造成的小船推到海裏，單身一個人帶些糧食，坐着這小船就去飄洋。也算他運氣，恰是碰着南風，吹了不到一個禮拜，把他吹到一羣航行於西班牙同西印度島間幾隻船當中，救了起來。救他的船主還告訴他，說他那一住三年的荒島定是離非洲西岸不遠。

在北緯十六度的佛提島。那信上還畫着一個圖，把埋藏的地方在那棵樹下，東是什麼，西是什麼，南是什麼，北是什麼，都畫得清清楚楚的。

寫這封信的人，便是十人中生還的那一個。他得了性命回到西班牙後，起先不敢聲張，後來年紀大了，事過境遷，想到那一大箱的金銀寶貝，心裏兀自捨不得，便冒個險寫這封信給他兒子，叫他集些款子去佛提島掘那窖藏，拿回來一同享福。不知是那兒子沒接到這封信呢，還是接到了不理他，那窖藏始終沒人去掘過。轉眼數百年，那封信便輾轉落到波的磨的老書獃子手裏。不知怎樣這事傳到老父耳朶裏。他老人家的脾氣你也曉得，不管什麼虛無縹緲的事都信以爲實的，這消息一來，弄得他廢寢忘食日夜的不安。到底出了一千元重價，自己巴巴的到老書獃那裏，把那封信和一張圖買了回來。最可憐的，自己沒有錢，便到那壞東西甘羅那裏借了一萬元。甘羅居然慷慨慨，不要利

氣，雇了一班強盜水手，開船不多幾天，就動起手來，把船上的職員一古腦兒結果了。結果了不打緊，那一班強盜裏面卻沒一個會行船的，在海面上浪打風吹了兩個月，還是不得到岸，後來天網恢恢，那船撞在一個小島上沉了。逃得性命上岸的人，一總只有十個，其餘餓死的餓死，渴死的渴死，船一翻，都與波臣爲伍，葬到魚腹中去了。船上的金銀幣也大半失去，只有一大箱最寶貴的居然給浪頭打到海灘上來，那十個人便趕緊把他撈起埋在地裏。島上一住三年，十人中只剩了一個，還有九個都陸續的病死了。剩下的這個人想：與其孤孤單單老死荒島上，還不如死在海裏，便把幾個夥伴生前造成的小船推到海裏，單身一個人帶些糧食，坐着這小船就去飄洋。也算他運氣，恰是碰着南風，吹了不到一個禮拜，把他吹到一羣航行於西班牙同西印度島間幾隻船當中，救了起來。救他的船主還告訴他，說他那一住三年的荒島定是離非洲西岸不遠。

在北緯十六度的佛提島。那信上還畫着一個圈，把埋藏的地方在那棵樹下，東是什麼，西是什麼，南是什麼，北是什麼，都畫得清清楚楚的。

寫這封信的人，便是十人中生還的那一個。他得了性命回到西班牙後，起先不敢聲張，後來年紀大了，事過境遷，想到那一大箱的金銀寶貝，心裏兀自捨不得，便冒個險寫這封信給他兒子，叫他集些款子去佛提島掘那窖藏，拿回來一同享福。不知是那兒子沒接到這封信呢，還是接到了不理他，那窖藏始終沒人掘過。轉眼數百年，那封信便輾轉落到波的老書獃子手裏。不知怎樣這事傳到老父耳朵裏。他老人家的脾氣你也曉得，不管什麼虛無縹緲的事都信以爲實的。這消息一來，弄得他廢寢忘食日夜的不安。到底出了一千元重價，自己巴巴的到老書獃那裏，把那封信和一張圖買了回來。最可憐的，自己沒有錢，便到那壞東西甘羅那裏借了一萬元。甘羅居然慷慨慷慨，不要利

錢，也不要抵押，就借給他。這人你也知道，他那麼慷慨，你道是安着好意嗎？他對於你的琴痕妹妹心懷不良，你也曉得，我恨他入骨，你也曉得，將來萬一我老父沒得錢還他，又是你苦命的琴痕妹妹倒運就是了。

這些買信借錢的事，都是他老人家開船後才告訴我的，菲蘭度先生也同我們作伴在一起。到了倫敦，一位格萊頓先生是一個什麼灰石爵士的兒子，也來和我們作伴。他們兩位聽了這覓寶的事，也同我一樣意思，有些將信將疑。但是既到了這個地步，回轉去也沒有這個情理，只好望好的一邊着想罷了。說也奇怪，開船數十天，按圖索驥，竟把那窖藏尋到了一隻四個人還扛得氣喘吁吁的大鐵箱，裏面裝滿了中古時代的金幣，合現在的錢算起來，不曉得要值多少。海難姊姊，你聽了眼熱否。

出來尋寶，實尋到，不是應該心滿意足了嗎？卻大大不然。古人說的好，漫藏誨盜，一大箱的金幣誰不眼熱，

果然船離佛提島不到三天，水手動手起來了，把我們船上的職員殺個精光，還要來殺我們，天幸強盜堆裏居然出個菩薩，那為首的大王竟不許小嘍囉動手，吩咐把我們送到一個蠻荒無人之地，聽我們自生自滅。今天他們帶着那窖藏，開船走了。但據格萊頓說起來，那班強盜也沒有好結果的，因為他們二三十個人中間，只有那為首的會駛海船，而他又於昨天給手下的人殺了，剩下些天東地西都不知道的人，大約那船不久就要給浪打沉的。

海難姊姊，我有一句話告訴你，你可不許替人講。這格萊頓先生真是不差，看他那樣子，真當我是曠古來今的天仙化人。我只可惜他是個英國貴族。你曉得我的脾氣最恨貴族爵士這種虛銜，嫁給他倒像高攀似的，若他也是我們美國一個平民，我心裏就願意了。

我們到了這蠻荒地，日子只有一天，種種怪怪奇奇的經驗倒已不少。爸爸和菲蘭度先生在林子裏迷了路，



給一頭野獅子追得幾乎喪命。格先生也兩次遇見野獸，性命幾乎送掉。我同馬利躲在一個小屋裏，竟有一頭母獅轉我們的念頭，在屋外鬧了半夜，有一次還幾乎爬了進來。嚇煞嚇煞。最奇怪的，是那三番四次救我們性命的那個人。沒有他，我們早已在野獸胃裏了。這人我沒看見，但爸爸和菲格二人都見過，據他們說起來，那人簡直是個天神，力如野象，捷如猿猴，胆大包身，猶其餘事。他不懂英文，來去飄忽無蹤，救了我們的性命，正要謝他，一轉眼又不知那裏去了。這個人以外，我們還有一個怪隣居，會寫大楷的英文，叫我們不許動他的東西，他自稱「人猿中之太山。」我們雖沒見過這人，恐他常在附近伏着，離我們不遠。今天一個水手要想放槍打格萊頓，槍沒放出，空中忽飛來一枝標槍，幾乎把那水手戳個透明窟窿，這事想來定是那太山做的。

承那一班強盜的美意，替我們留了兩三天的乾糧。我

們現在除這吃不完的食物外，還有一把手槍，三個子彈。海難姊，你想這够什麼。只是據菲蘭度先生說來，此地的野果子很多，四時享用不盡的，這也再說罷。姊姊，我寫到這裏，手也倦了，屋角的草蓆鋪得好好的在那裏等我，我要去睡了，有什麼明天再寫罷。

一九零九年二月……日琴痕自非洲西岸

南緯十度（格先生說的）書

太山把這信反覆看了幾遍，有些懂了。心想他們原來不知道我就是太山，我幾時得告訴他們才好，便從那自己架的避風巢裏取了一枝鉛筆，在琴痕的信底下寫了五個字，

我便是太山。

寫完這五個字，他想現在他們可該明白了，再等一會，我去把這封信還他。至於食糧的缺乏，有我太山在，總不使他們挨飢受餓的。

次早，琴痕見那封失去的信仍在原處放着，已是詫怪，接

着又見信底下添了幾  
個字，直嚇得他一股冷  
氣從頭頂直通到脚心，  
半晌做聲不得，拿了那  
信的末一頁去給格萊  
頓看，說道，你看這是什  
麼，哎喲好怕人，說不定  
我寫信時他還伏在窗  
外看呢。格萊頓安慰道，  
卜小姐，他還你這信，足  
徵他無惡意。我今天一  
早開門，見一隻死野豬  
放在門口，這不是太山  
做的是誰，你放心便了。  
從那天起，每晨總有些  
東西放在門口，今天一



琴與那的信末的一頁給格萊頓看

雙鹿，明天一隻豬，後天  
一隻豹，有時還有些已  
經煮熟的魚肉放在那  
裏。太山天天做這事，不  
但不覺得厭煩，還覺得  
替這女子效力實一生  
最快活的事，將來總還  
要尋個機會，白天到那  
屋子裏同那些人會面，  
說話不懂，筆談總可以  
懂的。只是他心裏如此  
想，兩隻腿卻只是不聽  
話，一天一天的過去，還  
沒見他白天到屋裏去，  
直到過了一個月方決  
心大着膽去一驗。

那日格萊頓一個人跑到海口去，看海面上有沒有什麼船經過，身傍堆着些乾草，萬一有船過去，便可舉起烽火，引船上人的注意。卜德先生照常的沿着海灘望南走，非關度跟在後面，盡力的勸他回去，免得又要受什麼驚嚇。琴痕同馬利因一個月太太平平，便漸漸兒膽大起來，常常出去採些果子摘些野花，那天主僕二人又出門到林子裏去了。太山來時，屋裏一個人也沒有，知道他們都已出去，便立在門口等他們回來。近來十幾天裏，太山看着琴痕，直比常人崇拜天帝還要勝過幾分。目中只有個琴痕，心中也只有個琴痕。琴痕的一顰一笑，琴痕的一喜一怒，無時無刻不在他腦子裏轉來轉去。他今天來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琴痕，等了半天不來，心裏有些焦急，便拿張紙寫了下面一個小簡，

我是太山。我要你。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我們應當常常在一處。我替你採頂甜的果子。獵頂好的鹿肉。我替你打。我替你死。太山是林中的王。我讀你的信知道你是琴

痕卜德。你讀我的信可以知道這信是爲你的。我愛你。他這信寫了，是否預備給琴痕看，便問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只是心裏既有這個意思，須得寫出來方覺得快活，至於寫了後把他怎樣，那又是一個問題，太山連想也沒想到。當下他正在反覆看自己的信的時候，忽聽得遠遠的林中的一陣微聲，似曾相識。側耳一聽，原來是人猿在樹中經過時踏葉的聲音，沒甚希罕，便站着不動。不道轉眼間，一陣又尖又銳的婦女極喊聲跟着風裏送過來。他知道不妙，便把那信隨手攢在地下，撥轉身飛也似的跑入林中。那時格萊頓和兩老人也已聽得那陣喊聲，知道出了亂子，都氣急敗壞的跑回來，到屋裏四面一望，果然琴痕主僕都不見了。當下格萊頓領着頭，兩老人跟在後面，急急忙忙跑到林中，一路尋，一路喊。尋了半點鐘，那裏有琴痕的影兒。後來還是格萊頓的眼尖，見一棵樹下睡着一個人，急忙跑前去一看，卻不是琴痕，是馬利，一絲兒不動躺在那裏。格萊頓俯身下去一摸他的脈息，還跳得好好

兒的，知他沒死，便一面推一面滾着他耳朵喊道，馬利醒來，馬利醒來，卜小姐那裏去了，你們遇見些什麼。馬利聽得喊聲，悠悠醒來，一眼見格萊頓立在傍邊，四面都是些樹，叫一聲媽呀，又昏過去了。這當兒卜德先生和菲蘭度也已跑到，卜德先生開口道，格先生你看怎樣，我們到那裏去尋他。天哪天，我卜德辛苦一生，就剩這一點骨血了，你還忍心奪他去麼。格萊頓



當卜格萊頓領着兩個老人到林中一尋路一尋路

道，卜先生不要急，我們第一件事是叫醒馬利，有什麼事問他便知。說着把馬利很很的推了幾下。馬利閉着眼睛，嘴裏亂喊道，媽。我來陪你了。天啊，讓我死罷，不要再叫我看見那副嘴臉了。天啊，馬利並沒得罪你，爲什麼要送那惡鬼下來纏擾他。馬利規規矩矩的，從沒害過人，也從沒得罪過天，爲甚要給他苦吃。格萊頓推他道，馬

利講些什麼，快張開眼來，天不在這裏，是我格萊頓。馬利張眼一瞧，見站在面前的真是格萊頓，快活的對天喊道，謝謝天帝，謝謝救苦救難的天帝。格萊頓見他已醒，忙問道，卜小姐呢，那裏去了。馬利一聽，和觸電似的坐了起來，問道，什麼，小姐不在這裏嗎，我想起來了，我一定把小姐搶得去了。小姐小姐，我苦命的小姐呀，便號啕大哭起來。卜德先生急問道，他是誰，誰把小姐搶去了。馬利哭道，一個又長又大的人，滿身都是毛。非蘭度問道，猩猩麼。說着三人面面相覷，嚇得話都說不上來。馬利答道，我只道是個魔鬼，非先生說了，我也想起來了。不錯的，恐怕是隻猩猩。我的小姐呀，我的苦命小姐呀。又拍手蹙脚的哭起來。格萊頓聽了馬利的話，立刻到四面地上去尋尼印，尋了好久，那有什麼尼印，只見幾步外一塊草地踏得亂遭遭的。三人沒法想，便拉着馬利，四面的喊着琴痕名字亂尋。看看天色將黑，明明是絕望了，只得垂頭喪氣，含淚歸家。那時夜已深，屋中靜悄悄的沒個人開口，等了一會，卜德

先生含淚道，我也力乏了，要去躺一會養一養神。明早黎明時，我帶足乾糧去林子裏尋我那琴痕。琴痕歸，我亦歸。琴痕一天不歸，我尋他一天，一年不歸，尋他一年。天可憐見琴痕尚在，海角天涯老父總有尋到他孩兒的一日。若琴痕已是不在，我我我，說到這裏，一陣心酸，再也說不下去了。衆人聽卜德先生的話，知他是不預備回來了，一時沒得回答。半晌，格萊頓撫着老翁的肩說道，你去我自然也去。你去一天，我陪你一天，你去一年，我陪你一年。卜德先生長歎一聲答道，這話我知道你要說的，我心中萬分的感激你。但你我的情形不同，你是不能陪我的。琴痕去矣，人力是不能挽回的了。我憂患餘生，所以偷生人世者，全爲這一點骨血。如今他先去了，擾攘塵寰，七十餘老人還有什麼可戀。琴痕死，我陪他死。他地下有知，也可曉得他不是孤單單一個遊魂在這苦雨淒風的蠻荒地裏，還有個八旬老父步步的跟着他。冬風砭骨的時候，有我抱着他，他也可以不冷些。秋雨打來的時候，有我替他擋着，

他也可以耐得住些。他地下的娘遇見了，也可知道我父女二人生前廝守了十幾年，地下還住在一處。格先生，我只好一個人去。格萊頓聽了說道，我同你一路去。卜老頭子抬頭把格萊頓的臉細細端詳一番，恍然大悟，原來他有這個意思，怎麼我這老糊塗一向之乎者也的全沒覺得。他



格萊頓老着人的人笑，你去我自也去。

既甘爲情死，我倒也不便阻止他。不死，便道，好好就是這樣罷。菲蘭度道，我呢，你就算我一個就是。卜老，老友，不是這樣說的，我們三人都去，把馬利一個人丟在這裏，斷無此情，也無此理。況且一個人去沒用，三個人去未必就有用。我已力乏了，你們也該倦了，大家睡一會罷。

(未完)



## 球

張枕綠

### (一) 一對童年的

在一片小學堂的操場上。

一個男孩正在拍小皮球。口中獨自數着拍球數目道：「十七十八十九。」

一個女孩從他背後掩前來。把他的球搶拍了去。帶拍帶跑帶笑道：「是啊。對不起。二十二。二十二。」

他一頭趕上去。一頭喊着道：「不要胡鬧。快還了我。我要哭了。」

伊見他發急了。連忙止拍。捧球還他道：「千萬不要哭。你不恨我麼？」

他接球一笑道：「多謝姊姊。我們大

家一同來拍罷。我騙你。我不哭也不恨你。」

這一對各有十一二歲。

### (二) 一對少年的

在一個公園中。

一個少男捧着一個花球。在園中東張西望。忽然凝目注定一處。自言自語道：「果然伊先到。」他快步向着注視的所在走去。

那邊一個樹蔭底下的遊息椅上。坐着一個少女。低頭若有所思。聽得了熟習的腳步聲。連忙起立。側身迎上

前去一步。含笑說道：「你才來麼。我等候你好久了。」

那少男拉伊並坐椅上。面呈歉色道

「實在對不起你。因我在舊花處耽擱了。現在我就把這個花球。連同我

……我無形的心球送給你。不知你歡喜不歡喜。」他隨將花球呈過去。

伊含羞接球。點頭微笑。手指很勤的數那花朵。嘴唇微動。默默報數。最後

伊放聲道：「三十。三十一朵。」

他的目光。早隨着伊那分花的手指。到後來也舉手指着兩朵疊着的花。

低聲帶笑的糾正伊道：「錯了，三十二朵。」

這時他倆各有二十一二歲了。

(三)一對中年的

在一間廚房裏。

一個中年婦人站在灶前，伸手到鍋裏，捧起穀花來圍成球形，逐個放到灶角上的糠篩裏去。一頭獨自發嘆道：「咳，這等樣的生活，恐怕一世做不完了。」

一個中年男子忽忽走進廚房來亂

嚷道：「你也知道我工作了半天，肚子已經餓夠了麼？飯未預備，却先弄

這閒食東西！」

伊盛氣說道：「我若不做，拿什麼東西去充年禮送人家，你倒責備起我來了。」

他暫置不理，側耳遠聽了一會，忽又

說道：「不用嘈囉，小孩在房裏哭了，還不去抱。」

伊隨手把一個穀花球向糠篩裏狂

力一擲，睜眼向他說道：「你的手足生來何用，那個小孩不也是你的兒子麼？」穀花球散碎了。

他也拿起糠篩中的一個穀花球來，擲向伊臉上去，喝道：「呸！那是我的責任麼？」

這時他倆也不過各有三十一二歲。

(完)

## 進行曲

(角四册每)

內有歐美各國著名曲  
譜學校家庭均極適用

商務印書館

發行



# 西方擇妻相法

Moreley Adams

CC

## 第二 耳部

凡是一個婦人。有四種明白表樣的。切不可娶。娶了一定失敗。(一)一隻大鼻子。(二)兩片極薄而閉得極緊的嘴唇。瞧不出紅邊。(三)又大又方的下巴。(四)一雙半閉的眼睛。除此以外。還有耳部的關係。



耳部的種類很多。我們暫且只說幾種。第一種(見圖二)名曲線耳。主富於女性。有這種耳朵的婦人。一定可安家宜室。第二種(見圖三)名尖角耳。這種耳朵不佳得很。嫁夫之後定有欺騙的行爲。第三種(見圖三)名方耳。生有這耳朵的婦人。簡直不像婦人。性子兇而且躁。第四種(見圖四)名圓耳。頗佳。爲人極其誠實和藹。可爲良妻賢母。

(未完)

# 唐拾義咳丸

為肺癆咳嗽之救星



此丸出世三十年前向各國政府註冊通銷承中國  
 黎大總統贈額表揚又經各國醫院試驗均認為實  
 驗良藥以故風行全球名聞中外凡患各種咳嗽若  
 久不能除根者不可不注意焉定價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父子大藥房發行



## 寂寞的一座建築物

鳴九

離開村莊很遠的深山上。在森林的中間。顯出很紅的磚頭的一座修道院。看他的建築物。似乎已幾經寒暑了。依了他們規定的時候。打他們鏗鏗響的鐘。這鐘聲從很寂寞的森林中間。透出來直到那村莊上。一點兒不知道的村上人。因為那鐘聲的發音。所以只叫他鏗鏗寺。實在他們也知道。這座寺院。是一座很奇怪的建築物。

在這修道院裏。有一個白髮的老人。他只希望。在修道院裏面的年輕的女子們。在這修道院裏。拿庸俗的世界。都忘去了。只管在神像的面前。做伊們沈默的祈禱。同一種

勞工。在院子的後面。有一塊很大的廣場。由伊們血汗的勞働的結晶。所成功的果園同農地。伊們每到了炎熱的夏天。常常在涼快的晚上。做伊們的祈禱。做過了以後。由伊們院長老人。彈他天才的鋼琴。同時用伊們很清脆的喉嚨。唱起伊們的讚美歌來。「日夜易消、吾道尚遙、前途當如何、想來煩惱、希望上帝、今天還是在這裏、祈上帝憐我們的寂寞、來保祐我們、」那隻歌唱了以後。似乎十分的淒涼起來了。

有時候。伊們也不得不想起。伊們從前沒有到這裏來的

過去的情形想到了以後。伊們總是要落幾點熱淚。但是伊們的熱淚。總落在伊們已經睡在床上的時候。床的傍邊。掛着神像。看了神像。拿伊們的妄念消了去。一心祈上帝的保佑。在半明將滅的燈光の下。看得出來的。只有窗前幾棵大樹。被風吹得搖搖擺擺。有時候。還發出可怕的

響聲來。淒涼寂寞的修道院中的夜半光景。大概是如此。可憐的年輕的伊們。豈是如此送掉伊們的一生嗎？或者伊們也很戀着這快樂的世界。很想離開這寂寞的修道院呢？

一九二三、二、二三、福島

這個人辦  
公忙碌忽  
然想到做  
不動時或  
是老了家  
庭日子如  
何過法頓  
然愁眉不  
展無心辦  
公了



叮呤呤 叮呤呤 電話來了

喂！你們那家？**華安合羣保壽公**

司嗎？在北京路四川路角電話號數

中央一〇七三對碼？啊來得真巧！你的

話且慢講我，要保險要，保額定紅利壽

險，請你帶同醫生就來好嗎！就來了碼？

真的碼？叮呤呤 叮呤呤 哈哈！一顆

心已覺放得平平穩穩十分舒服了。



## 情敵

小謝

了。益生到上海入大學後，不久便和陳淑珍發生了戀愛。每天午後，公園中總有他倆的足跡。星期日更是整日的廝並着。形影不離。但是兩人心中還不滿足。以爲七天才得着一個整天的聚會。時間殊嫌太少。要能天天如此。豈不適意。

自此他們更常常在公園中出現。他們的心力也都集中。在這件事上。漸漸地把學業二字拋在九霄雲外了。學期的結果。兩人程績都着實欠佳。照章一齊留級。大家很覺慚愧。但兩方心理。一樣不願使所戀愛者。知道這種坍台的事情。口中保守秘密。所以各不相知。

假期中益生本打算僑住上海。以便朝夕和淑珍相聚。無如家裏連連來信。說他父親有病。在勢不能不回去一輪。

而且自己家况拮据。經濟上也很受牽制。結果只好和淑珍硬起心腸暫別了。

淑珍雖是父母兄妹俱全。却絲毫不能慰伊的寂寞。鎮日愁眉苦臉。只盼着益生早回上海。

過了七八天。郵局送來一封快信。正是益生手筆。淑珍接到手中。高興得了不得。那知拆開一看。反不由得渾身抖戰起來。含着一包眼淚。暗暗想道。『哦。原來他另有戀愛者。要和我斷絕了。唉。男子的心。真是不可捉摸——隨處鍾情。是他們的本色。想到這裏。心裏又痛又悔。要想死去呢。覺得父母在不能死。要想不死呢。眼看益生和別人過他們從前那種生活。如何不痛。那夜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無以自解。只好讓眼淚來作伊的知己了。如此熱情結果。

換得一場痛苦。漸漸悟到愛情原來是假的。自己深知的益生尚且如此。別的男子大致也逃不過這種劣性。立意此後再也不講戀愛。一意發奮求學。

五年後陳淑珍已從大學卒業。還到外國去走了一轉。博得一個學位。歸國後。聲譽鵲起。誰不稱羨。要想和伊結婚的人。真是不可勝數。但淑珍却灰心前塵。不再談戀愛兩個字了。

一天接着一個歡迎會的通知書。說是留學美國的一位博士回國。歐美留學的同人。例當赴會。淑珍因為事忙。也未曾留心調查歡迎的是誰。但按照預定的時期出席。開會前半時。凡是曾在歐美留學地陸陸續續來的不少。淑珍靜靜的坐在前排的机子上。和舊日的同學們談着。不一會主席起來說明開會的旨趣。接着那位受歡迎的博士。被交際員導着也出現了。淑珍留心一看。所謂博士。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以前的愛人丁益生。心里頓然觸起往事。非常不快。勉強敷衍了一會。抽身先走了。

第二天丁益生一逕尋到淑珍家裏來拜訪。傳進名刺。淑珍初時很打算見他。後來一想。『我既已和他斷絕關係。便譬如以前沒有這事一般。何妨見他一面。且看他是什麼態度。』

見面後。淑珍還沒開口。益生早迎上前。劈頭笑問道。『你現在學業算成功了。社會上名聲也有了。此生算不孤負了。請問你所以能到現任的地位。是不是你的情敵一激之功啊。』淑珍冷然道。『不錯。我很感謝伊（指情敵）的指導。你想已和伊結婚了。』益生笑道。『我自然和伊結婚了。你且安坐。聽我告訴你個究竟。』淑珍道。『你說罷。』益生道。『記得那年我和你分手後。回到家裏。方知父親的病。便是因為接了學校的報告書。知道我留級。所以心裏不快。我其時慚愧得無地自容。受了父親的訓飭。而外。更要遭家人的白眼。我心里憤激之餘。暗想我父親手頭本不寬裕。然而一年總得千方百計。湊集一筆款項。給我求學。無非希望我能够樹立。我如今却弄得留級。怎麼對

得住父親呢。而况既爲人類一份子。總要有番作爲。方才不負此生。若是一無所能。碌碌和草木同腐。那真太無意味了。再說。人生要緊的。便是衣食。沒有本領。衣食可就不易尋覓。看來我這個時代。非努力求學不可。戀愛二字。此刻不應該講的。否則心有所分。不能盡力求學。非特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你終身幸福。這樣一想。你的情敵。立刻就乘虛而入。幾年中居然造成我倆現在的地位。真

是可感。情敵是什麼。便是學問兩個字。」

淑珍聽他說完。一時到回不出話來。益生不禁握住伊的手笑道。「淑妹我們現在又應該怎樣呢。」

公園中現在又有他們倆的足跡了。此刻的戀愛。似乎比從前格外有味。格外適意。淑珍每笑向益生道。「情敵——

情敵——真是可感可愛啊。」

## 考 語 諺

### 梅

海水不可斗量

江海不可斗斛也。(淮南子)

遺腹子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淮南子)

一定不易

規矩一定而不易。(淮南子)

不相干

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淮南子)

忘羊得牛

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淮南子)

今是昨非

遷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淮南子)

掘藏

掘藏之家必有殃。(淮南子)掘藏。謂發家得伏藏。無功受財。(註)

橫禍

內修極而橫禍至者。天也。非人也。(淮南子)

#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 荒服鴻飛記

## 第三十回

傳命令細故怒黃巾

決從違高山揮白刃

這一大隊高達人押着吳德溥蘇琪出了廢壘。抄溪邊一條曲徑。上南峭壁來。此時晨曦已經東升。從山峽東邊射進一片陽光。澗水從澗底亂石中流過。微波濛濛。恰似高道金蛇。吳德溥鞍馬顛頓。又是一宵未得安息。神志異常疲倦。却給曉風料峭朝日和煦一遍。頓時清爽。看着這些豔麗的風景。雖在危地。覺得此身如登春臺。想到在這般景物之中。高達人竟要戕殺自己同類。不覺有些納罕。只是轉念一想。他們原是山野之人。向來的營業。都是殺人越貨的勾當。也不能深責他們。並且無論如何。自己此刻

天游



尚在人世。就是那個忠心的伴侶。還在身邊。同那夥山賊穿着一般的服裝。口內講着一般的語言。那夥山賊。同他嘻嘻哈哈的說着笑着。沒有人疑心是自己的同黨。連自己是同他耳鬢廝磨的人。這一時窺他不破。何況那些愚笨的山賊。當初給蘇琪的助手襲擊的時節。不見他來救援。還以為他同那兩個守望的軍士。同遭毒手。已經絕望。却不料還得重逢。只是他雖然尚在人間。要設法營救。同出網羅。還是不易。若是哈沙一露破綻。那些山賊。也未必饒他。哈沙諒來也知道困難。所以在夜間未曾發作。只將宗教上的問題。在暗中煽誘。纔能將蘇琪拿住。只是蘇琪雖已拿下。自己還不能出險。大概到扔下去的時候。哈沙

必將出來攔阻。雖不能就此出險。或者還可以在山上同那夥山賊決鬥一回。縱然寡不敵衆。結果總是一死。究竟可以殺兩三人再死。也比束手受刑強些。想到此處。已到溪邊上峭壁的路。在對岸大衆都亂流而過。到了那岸。山路很是不平。蘇琪不能行走。是用兩個人扶着上去。那些人都是生長山鄉的人。這種路是走慣的。蘇琪脚下稍爲慢些。卽受叱罵。不多一回。到了山頂。山頂邊有條仄徑。下臨絕壑。只容一個人扶壁而行。正是峭壁絕頂。走上仄徑。只聽得絕壑中水聲奔騰。宛若雷響。四周盡是巉岩絕壁。從仄徑過去。却是一片很光滑的平場。北面就是山峽。其餘三面都是二三十尺高的絕壁。這片場有五十多步長。十多步寬。那些山賊。走到場邊。向下一看。正對廢壘。深不可測。很是滿意。迴身過來圍住吳德溥同蘇琪。蘇琪知道是他臨命之地到了。嚇得他跪着向衆人求饒。哈沙道。就因爲你是個懦夫。是個侮辱教主法物的懦夫。所以要先殺掉你。衆兄弟看這麼樣。說着。向大衆看着。大衆當然贊成。就這個當兒。蘇琪的助手出來反對。指着吳德溥道。先成。把這個人扔下去。哈沙道。不成。俄人得先下去。說着。把吳德溥往後一推。他的後邊。正是那條仄徑。蘇琪助手罵道。亞美尼狗奴。你是個來歷不明的人。難道想做我們領袖嗎。哈沙道。你也未必是我們的領袖。我說俄人應當先死。衆弟兄也是同意。你還說什麼。高達人怒道。我說這個先死。你怎敢反抗。避開些。不然。我的刀是無情的。說着。要拔刀來。哈沙倒退了一步。又把吳德溥向仄徑邊推了一下手。也按在刀把上。唇上却露出獰笑來道。你是個善於誇口的人。話說出來。多而且響。只是膽子却很小。若是你真個勇士。方纔我們動手。擲你的異教兄弟時候。你早就動手了。因爲他雖是異端。雖是侮辱教主法物的人。你却很愛惜着他。你是我們教中叛徒。怎樣還敢混充我們領袖呢。高達人一聽。氣得暴跳如雷。拔出刀來預備來撲哈沙。口中喊道。我來取你的舌頭出來。哈沙道。你真要比一比嗎。也好。就讓你嚐一嚐我的七首風味。說着。向大衆道。

請衆弟兄讓開一些地方出來。我同他的帳。遲早總得一算。他既等不及。立刻給他算便了。那夥山賊果然讓出一片平場來。讓他們決鬥。還嚷着誰勝了。就是大衆的領袖。哈沙又把吳德溥向仄徑邊推了一下。此時距離仄徑已不到三步。在那夥山賊的一邊。這時哈沙同那高達人相離已近。日光照着他們手裏握着的刀面。閃爍光生。這崖峭壁上來往的人。幾千年間諒亦不少。却從沒有人在這裏演過這種活劇。就是山賊們。都是亡命之徒。對於他兩人在這下臨五六百尺深淵的峭壁上決戰。也替他們膽寒。那個高達人。看見哈沙在那裏扣自己腰帶。叫道。你心中怕了嗎。這麼你身軀抖動起來。哈沙道。就是。我身軀抖動。却不像你那樣手腕抖動。照你這般怯懦。你的老婆沒在這裏看見。見了。他都要害臊。大衆聽着。又是一陣狂笑。笑得那高達人破口亂罵。這時兩個人蹲身下去。各自想把對敵的人目光給日光射着。好擾亂他的視線。再行動手。却都自乖覺。沒有成功。只能靜候機會。再施攻擊。兩人

的兵力同握着的。有些相類。高達人用的是一柄厚刃角柄的高達刀。這種刀是他們特製。一種防身玩具。鋒利無比。可以貫草。哈沙還用自己的七首。形若小劍。其薄如紙。七首的柄。是柔革上鑲銀嵌寶的。鋒利雖是一般鋒利。只是運用的人。全憑手腕敏捷。方可取勝。吳德溥雖然深信哈沙的本領不弱。但是這個敵人。也不是可以輕視的。勝負還未可預定。蘇琪也忘了自己的危險。屏息而視。大概他心中又起了一種希望。哈沙等兩人蹲着身子。相持了許久。高達人忽地將手中的尖刀。向前一晃。底下飛起一腿。瞧着哈沙鼠蹊骨上踢去。哈沙早已提防。將身軀輕輕向邊頭一讓。順着勢子。用腿將高達人站着的那隻腿一勾。只聽得轟的一聲。高達人撲地倒下。哈沙搶進一步。舉起七首。向他心窩上刺去。高達人看見來勢凶猛。就地一滾。避過鋒刃。托地蹀身跳起。居然給他逃過。兩傍蹲着觀看的山賊。都嘖嘖稱讚他們手腕的敏捷。身體的靈變。那兩人站穩了脚步。又爭持起來。還是各想方法。智力並用。

取勝敵人。高達人身材高大。兩腿甚長。似乎很佔優勝。只是哈沙善於躲閃。兔起鶻落。難於捉摸。也很不弱。總之他兩人一個猛若巨熊。一個健如小豹。繞了幾個灣。哈沙忽然故意慢了一步。高達狂喊一聲。掄刀砍去。哈沙往傍一閃。左手向上一揚。右手握定匕首。向他咽喉就刺。兩個人各施身手。在平場上風車般的交起手來。不多一回。高達人左臂已經給哈沙刺了一下。血流如注。哈沙却没有受傷。那時兩個人站的地方。已近峭壁盡頭。招架着敵人。都沒有覺得。此時兩人呼吸漸漸急促。汗出如瀉。怒皆欲裂。只是都不能得手。哈沙忽地把兩臂垂下。站在平場邊微笑。沒牙的餓狼。你砍來罷。高達人見他這般。正想動手。手已舉起。驀地想起。恐怕哈沙用計。忽又停住。哈沙笑道。你怕嗎。何不你也站在此地。讓我來砍你。高達人不管。哈沙又將匕首收入懷中。教他來砍。高達人還是遲疑不決的站着。哈沙笑道。你簡直一點男兒的勇氣都沒有了。好罷。回去充女人去罷。像你這種東西。只配臉上蒙着面紗。

躲在帳中的。我也不屑同你再鬥哩。說着。迴過身來裝着要走。激得高達人性起。舉起利刃向前撲來。哈沙站定往傍一讓。一手緊緊抓住高達人握刀的手腕。一手拔出匕首刺去。又把高達人左臂扎了一下。還想向他要害處再刺。高達人已經將右手掙脫。也將哈沙握匕首的手握住。此時血薄爭搏。各用全刀。吳德溥不敢再看。掉轉頭向着別處。等了好久。不聞聲息。再把目光移在平場邊。見他們兩人還扭在一起。雖是絲毫不動。却頭頸手腕上血管都現了起來。爭持一回。又扭打一回。兩人力氣平均。都得不到好處。吳德溥知道比較起來。高達人要猛鷲一些。若是儘着這般爭持。恐怕哈沙要失敗。哈沙也有些覺得。忽地變了方法。舉起一個膝蓋。向高人達膝蓋上用力一敲。兩個人都已倒在地上。只是各人的手還是不放。扭在一處。哈沙機靈。不多一回。已經將高達人壓在身下。本來哈沙掉角的本領很大。既經將他壓着。就將兩腿將高達人的雙膝緊緊勾住。任憑他怎樣掙扎。翻不過身來。上面握住住

高達人握刀的手漸漸用力將他刀鋒扳過來。這個動作全憑着腕力。高達人掙扎不脫。使用牙齒去嚼哈沙的臉。同那頭頸。只是他既壓在底下。用不起力。也是無用。那夥山賊都看得呆了。連蘇琪也聽得出神。他們倒下的地方。離下臨深淵的平場邊。不過幾尺。偶一疏忽。兩人都要落下去。有一次。哈沙的脚。已經踹到空處。虧得他悟性快。一迴頭。見是邊上。趕忙縮回去。高達人起頭不知道哈沙的用意。到刀鋒將次近體。方纔知道。又拚命抵抗起來。只是哈沙的手腕同鋼鐵一般。兩膝的力也異常勇猛。掙扎許久。像蜂蟻撼樹。依然不動分毫。此時哈沙將高達人的右腕。已經扳到刀尖。離他左腕不上一寸地方。高達人捨命

掙着。哈沙一時還不能達到他最後的目的。併着併着。從傍看去。像石雕的神像一般。一回大眾看見哈沙兩肩上聳。一回高似一回。頭却縮了下去。這時曉風甚大。他頭髮已經吹得紊亂如麻。頸間同雙頰上。汗如雨下。忽然見他牙齒一響。雙肩一動。高達人的尖刀已經刺入他自己的左腕。高達人呻吟了一聲。那隻左手已經有些無力。得到刺進一寸多。高達人支持不來。狂號起來。哈沙掙脫右手。挺着匕首。向高達人心窩扎下去。只聽得高達人大喊一聲。匕首已經沒入胸前。那夥山賊知道哈沙已佔勝利。都歡呼起來。哈沙見那高達人已經氣絕。拔出匕首抬頭看了大眾一眼。慢慢站起。既經戰勝敵人。居然成了首領。

(未完)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學術發明 政治趨向  
教育設施 實業發展 社會進步

請讀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為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國各界訂購英  
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便利倘承 惠顧請就近與各  
埠分館及上海發行所接洽為幸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 浙江興業銀行

## 儲蓄存款廣告

本銀行儲蓄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為優設有需用隨時  
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並  
辦理囑託存款專供修學婚嫁養老恤孤等用分整存零  
付零存整付兩種期限自三個月或六個月或一年  
款次數分每一個月或每三個月或每六個月或每一年  
四種期限愈長利息愈厚化整為零利在按期支配用途  
聚零為整利在隨時積貯成數選存之法各從其便訂有  
詳章請向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本銀行取閱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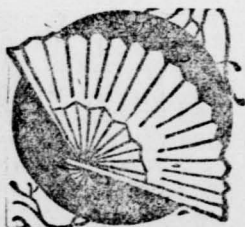
小(80)

號(295)

▲扇面影印名人書畫

▲扇骨均經名工雕琢

本館以多年製扇之經驗力圖改進每  
年出品精益求精茲將本年所出種數  
及價目略列於下愛用者尙祈早購



商務印書館  
精製

# 摺紙扇

摺扇

五彩石印二十七種  
珂羅版印六十二種

一角八分至九角八分  
四角至二元九角八分

女扇

彩色石印三種

一角一分至九角八分

統扇

彩色石印二種

三角七分至六角九分

價單函索即寄

躉批格外從廉

地又(492)

此兒前患面黃骨瘦及服嬰孩自藥片始獲全愈

因此藥片治愈彼之胃弱不化現下面色紅潤身力強健矣



黑龍江財政廳長榮叔章先生乃是下刊照片小兒之父其來書云小兒自兩歲斷乳之後飲食不進專好果餅之類漸而面黃骨瘦一不知何由就醫診治或云有蟲或云疳積莫衷一是頗以為憂後見報章登有貴藥局嬰孩自己藥片消食開胃即購一瓶試服三五天果有奇效

患但其片嬰孩服之果然面色紅潤肌肉堅實強壯異常可謂孩中之聖品也此藥片係韋廉士醫生特製之妙品專治嬰孩大便結實嘔吐腹瀉肚瀉等症是也驚風痰厥出牙痛寄蟲大等症是也驚風痰無從出牙痛寄蟲大等症是也驚風痰路六十號韋廉士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何以清導丸能使爾健康

紅色清導丸能使閣下康健可保常無疾病相侵也大便結肝經失調為頭痛疾病之由膽汁不和痔瘡痛苦往往釀成各種肝病紅色清導丸可免以上諸患因其功能平肝潤腸故也腸胃清潔有序身體自必爽健矣廣東惠州河源縣太平街又昌號劉松亭先生來書云鄙人曾患痾血症業已二年初因煩勞兼大腸濕熱閉結所致遍延名醫嘗試各藥罔見效驗危在旦夕無法可治及試服紅色清導丸非但舊疾盡除而且身體精神倍增此丸誠係



人生之保障環球獨一無二之聖品也閣下如患口氣穢濁 皮膚粗澀 大便乾結 肝火上升 頭痛頭暈 試服紅色清導丸可也此丸雖微小功力誠出自天然誠為利便之妙品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清導丸可也郵力在內

此丸誠係

#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加入

##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業科

算學科

英文科

國語科

教員均係專家 講義豐富精審 改卷詳明瞭

現有學員一萬三千人

△諸安縣立師範講習所所長林景崇君來函

提倡國語的聲浪幾乎吹遍全國了語邑

地處偏僻無從學習自入貴社不啻當面受

獎誘義淺顯易觀閱就是批改課卷亦很

詳明一翻舊卷而原文之失商酌處即能覺

悟實在是新開教授國語的捷徑

△天津汪若瀾女士來函 親自畢業北洋女

師範後屢欲繼續研究英文而津門苦無處

學習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第三級修業後

迄今十月已將第三級功課修完設無應酬

旅行等之間斷則五月光陰即可修畢此非

親自誇聰穎實貴社講義明晰批改詳細諸

先生教導得法故能令學者以最少時間獲

最大效益也

△鎮海王銘懷君來函 銘懷自修畢貴社算

術科第一級後自問於算術一門確有進步

迥非曩時茫無頭緒可比此實貴社講義精

良註解詳明及諸先生循循善誘有以致之

感何如焉

◀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

館名報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各分省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詳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請將原稿詳細敘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 五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稿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甲) 現金。
  - (乙) 書券。
  - (丙) 本雜誌。
-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他人增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 十 投寄者，請選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費郵		表價定		每週一冊 普通號 特刊號 一元五角
	日	國內(蒙古新疆除外)	定	預	
	本埠	本埠	全年	半年	
八	二角	二角三分半	五十二冊	二十六冊	一元二角
角一元六角	角四	二角七分	三十三冊	十二冊	一元二角
三元二角	角八	五角四分	三十三冊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冊	半年二十六冊	一元二角

(小說世界)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膀胱炎  
石淋尿毒醫筋痛大腳風小便不  
通停住淋漓小孩尿床等有大效

# 背痛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